

## 嘉兴大藏经 天王水鉴海和尚五会录

### 荆州天王水鉴海和尚五会录序

余常谓圣贤危微之旨必待人而后传故我儒之有薪传犹释氏之有统嗣也圣贤危微之传必升堂而后入室我儒之有洙泗犹释氏之有祖庭衣钵也圣贤之道非其人不传释氏之宗亦非其人不嗣圣贤之脉必由洙泗而溯其源释氏之传亦必由祖庭衣钵而正其统使其间无六经诸史以正其归则圣贤之道不明无经典语录以阐其教则佛氏之学不着甚矣语言文字之功为大且重也粤稽释氏临济自西来后数千年间或显或晦不绝如缕至密老人中兴天童而其教始盛天童传径山径山传栖贤栖贤传天王天王水鉴大和尚者即今真州地藏寺之开山禅祖也师自荷法后即以阐扬先教为己任因念荆南天王祖庭湮灭无闻天童常遣人求其址而未得继而径山承先人意作严统一书严统者严考其统嗣归于嫡派以正其祖庭也师承两老人意单瓢只履奋然至荆求天王故址而昔日梵宫贝殿悉化为狐窟兔藪暂寓铁佛寺不旬日荆人慕师教咸来瞻礼遂开席焉未几得天王故址师大喜亲为刈榛莽除荒秽庀材鸠工计日而就使千百年湮灭之祖庭一旦焕然复出遂移锡于天王寺是为天王中兴云居数载师复念曰天王与黄龙俱为临济祖庭也何可开天王而舍黄龙乎复移锡鄂州更辟黄龙甫毕赴汉阳栖贤之席居未几又受仪真地藏请师至地藏而仪人之慕风皈依捐贖修创者亦如天王故事其教复大振呜呼师真可谓有功于祖庭者哉二十年来历吴入楚五开丛席其间一创天王两兴黄龙地藏住锡之处靡不踊跃辐辏而又能在在皆有语录以行于世兹门人更复将师五处所刻之录删繁订略共为一帙名曰五会录梓以传世间序于余余览之喟然曰嗟乎余何知敢漫然序哉既自思曰不知语录之奥义而师之行履可知也师之语言文字可知也因为焚香拜读觉洋洋纒纒如日月之周天而无时息也如江湖之朝宗而必归于海也又如然犀剗草而幽隐毕出葛藤斩尽也非师之文不足以发明佛氏之教非师之行不足以中兴祖庭之遗然则师真可谓有功于祖庭者哉呜呼余因是而增慨焉亦安得我儒者如师之承先启后而使圣贤危微之旨复显今日也呜呼是真可慨也夫。

康熙壬子十月望日徐行槃庵氏拜撰

### 荆州天王水鉴海和尚语录序

刘经臣明道篇曰世尊拈华而妙心传于迦叶达磨面壁而宗旨付于神光六叶既敷千华竞秀分宗别派各有门庭荆南天王禅师自贞元元和间振铃鹤泽卓锡荆湖于时荫法云而曜慧日靡不出火宅而濯清凉迄今智炬虽微宗风不坠余以鞅掌之尘堕黑罟之海即欲息念金篦望津玄筏终愧门外未契个中因入天王古寺得瞻水鉴和尚宛然天童法裔通真临济儿孙时丛桂飘香乃拈无隐公案几如哑十说法木人对语嗣后读其语录恍然顿悟因思古德接机传心谕法或瞬目扬眉擎拳举指或行棒坐喝竖拂拈椎或挟矢持叉辊毬舞笏或拽石搬土掣剑磨砖靡不脱尽筌蹄直指机要以观今

日师之指点全体机用所谓一马踢杀方知狮子窟中梅子熟时谁识莲华座上吹毛剑  
条条血痕涂毒鼓声声刺泪义味俱亡中边甜彻当下透脱溷地圆成读斯录者自有醒  
焉余日坐烦恼障中正恐鞭鞞难施若谓打鼓弄琵琶愧是钝汉。

湖广荆州府推官叶南生拜撰

荆州天王水鉴海和尚语录序

贞元元和间人间佛理悉显宗风唯楚灯钵犹盛微直挺生其际钟湘泽之灵者也  
一时荆湖鼎朗之间晃晃灯明如天王天皇龙潭药德夹山诸方狩龙香象授衣付钵于  
其际者遂如日如月如星灿五叶儿孙几半天下矣嗣是以还载微载着似以楚俗不勤  
修证不爱碑版而顿迷失之致令天王之裔尽属天皇遂成淆讹向与报庵庵主东旭诸  
禅偶一考证慨然有如许儿孙犹迷却祖父之叹夫卷册易淆山水道场难没即今天王  
城西天皇城东以别则十里而遥以确则一城而近而况龙潭德山晃晃照人间者乎今  
天王耀灵乃得沙翁和尚砍开荆棘中兴道场日提拂玄唱其间于时法豕豚冲缙素云  
涌师为资权显实拔楔抽钉取合口犹尘者使人言下便见遂得语录若干卷念荆人昔  
时宗风歇绝失迷衣珠再举马祖之机用所谓不历渐次不假修持荆人信悟如天王亲  
承说法矣师以余际世变山中结茅将谓此事亦有依稀不知世变后田荒赋累岁洵军  
兴无如皮囊何愧摸此中鼻孔不着矣聊为序缘起若此。

江陵报庵王文南熏沐拜书

天王水鉴海和尚五会录卷第一

嗣法门人原澄等编

住荆州铁佛禅寺语录

师顺治十五年戊戌四月于汉阳受请六月十八日进寺。

三门曰泼天门户迥无阑一任诸人去复还且道新长老到此又作么生信步施为  
多意气等闲踢破上头关。

佛殿曰萧条古殿白云封象好金容冷座中今日相逢无限意真香三片竹炉红。

方丈曰昔道悟禅师退居于此奔走四方龙骧虎骤兹者室冷风生庭空苔长山僧  
到来欲挽颓风且道如何施設拈拄杖卓一下曰三尺拄杖搅沧海令彼鱼龙知性命。

上堂指法座曰斯座高广斯道玄妙不遇其人俱为虚设今日要见其人么狮子吼  
时芳草绿象王回顾落华红便升座拈香曰此一瓣香枢机天地化育群品奉为  
今上皇帝祝严万寿伏愿道冠三皇德尊五帝此一瓣香荡荡乎民无得而名焉奉为满  
朝文武阖国官僚伏愿至人无己天下为心此一瓣香迦叶师兄得处只恐依稀诸方老  
师悟时未必亲切今日山僧脚踏实地一任天下施行虽然还知落处么奉为前住湖州  
灵山独冠敬禅师用表化仪乃就座上首白椎曰法筵龙象众当观第一义师喝一喝曰  
百千法门无量妙义一齐奉施了也还会么若也不会不妨请问僧问法社荆南千古在  
今朝又见振宗风如何是夺人不夺境师曰渔翁醉卧芦华里如何是夺境不夺人师曰

眼开不见旧山河如何是人境两俱夺师曰云封巴峡人踪绝如何是人境两不夺师曰雨过巫山起卧龙僧曰料拣已蒙师指示开堂祝国又如何师曰雕弓一挂狼烟息八表歌谣尧舜天乃曰火云炎日烧晴空万象森罗汗如雨无位真人总不知铁牛夜半生言语今日分明举似君大道迥然绝寒暑所以不逐四时凋能为万象主包括古今而无去来含吐十虚或现大小人人本自圆成处处全彰万有不须此外更加求屈指三三原一九还委悉么鞭起三圣瞎驴放出大雄猛虎临济德山立下风外道天魔错乱走荆南法道大兴隆皇王愿祝天长久上首复白椎曰谛观法王法法王法如是师下座。

上堂丝纶垂处无他意一得锦鳞便自休破浪来早上钩无边风景任优游以拂子作钓势曰有么有么良久曰此间宗风才展斯道初兴锦鳞未必全无只是不解吞钩所以世尊拈华达磨面壁德山行棒临济施喝雪峰辊毬普化摇铎南泉斩猫赵州洗钵乃至从上老古锥施为百端无非指点当人本来面目揭示万古不昧宏机兹者山僧不惜眉毛如此告报亦只要诸人鼻孔撩天脚跟点地蹋破是非关击碎无明窟洒洒落落佛殿魔宫随处横身地狱天堂任意游戏恩爱不能牵生死不能系汝诸人还信得及么本有灵机非妄得等闲悟取觉风光。

戊戌师诞上堂僧问净智妙圆体自空寂和尚还有生灭么师打曰汝试定当看进曰虚空掣电本无踪迹师曰卜度不着问不问圣与凡如何是当人立命处师曰石女着靴水上立进曰既无灭亦无生因甚又有十月十二日师诞师曰木人携杖火中来乃曰自落阎浮四八年几回骨露又皮穿而今思枕幽岩上岂料天王业债牵业债牵来无限意拖泥带水接人天竖拂子曰还见拖泥带水处么良久曰相逢不遇调羹手孤负梅华又一年。

立职事上堂冷落祖庭今日复开相扶须藉好手敲唱全赖英才好手出也法苑丛中增秀色英才来也山僧舌上起殷雷济北宗风振荆楚马师暗地叹奇哉然而如此且道那个是好手那个是英才顾左右曰靛面不须重举似傲霜方见岁寒梅。

结制上堂此者开炉大约不似诸方盖是悟祖法席倾颓久矣于今特地冷灰忽焰实为希有虽然四大部洲人及鬼神佛及菩萨尽皆闻名远造此胜会扇炉底扇炉添炭底添炭以致同声而为歌曰炉鞴开兮望风来红焰猛兮绝尘埃圣兮凡兮俱不立更将何处着疑猜汝诸人还觉额上汗流么。

结制上堂炉鞴宏开锻凡炼圣钳锤掌握琢玉雕金就里全提宁容涓滴格外权施唯许流通所以放行也则瓦砾生辉把住也则乾坤失色山僧今日总不与么告报只要诸人寸丝不挂赤体荷担坐断十方圣凡路绝不须刻期取证岂用画地为牢还委悉么烈焰炉中休拟议莫教燎却两茎眉。

上堂僧问红炉烈焰威风凛凛向上宗旨请师垂示师曰三十三天扑帝钟打刀须是邠州铁进曰是和尚宗是临济宗师曰千圣共传无底钵镇州萝卜重三斤僧瓊出众长跪曰某今日请和尚升此宝座愿为先考生我之德莫由而报伏乞和尚方便指引令

其了明生死亲证本来师乃曰是此死生一机天不能盖地不能载风雨不能侵欺水火不能毁坏历万劫而常然游四生而自在佛祖觑之无门鬼神测之难解赤洒洒净裸裸寸丝不挂只在汝眉毛尖上汝还见么僧拂袖而起曰如此则先亡超度了也师曰恩爱断时生死断阿爷本自不相离。

上堂道远乎哉触事而真圣远乎哉体之即神水中盐味色里胶青如此会去不离当处常湛然如此不会觅则知君不可见。

上堂离赤水以求珠弃荆山而觅玉痴狂外走与道何益还会么家珍不必从他觅好自回光直下看。

上堂世尊不说说迦叶不闻闻青蛇上竹一种色黄鸟过墙无限情。

上堂章华宫内春草生章华台上柳条青翻思昔日灵王宅啼鸟落花无限情要见古今天地古今日月么屈原虽死家声在宋玉悲秋辞气清。

上堂庄周梦蝶于枕边可梦得见梦不见九成闻蛙于月下还闻得著闻不着鲁祖见人常年面壁是为人不为人赵州勘破台山婆子还勘得破勘不破承言者丧滞句者迷流支打落达磨齿至今天下不关风。

上堂四五百条华柳巷二三千处管弦楼随分受用天不管夜来依旧宿芦洲好好休休不风流处也风流。

上堂说得十分真不如亲见面要见面么三月梨华白如雪五月榴华红似火。

上堂秋山虚碧秋水渺茫秋月清皎秋风飒凉北牖开今天自爽南帘卷动晚荷香真机独露无回互面目全彰不覆藏诸人如此会去三世诸佛无处安名历代祖师何劳启口视死生如昼夜以三界作蘧庐优游乎去来何碍潇洒焉喜怒不迁于中运用神通垂机格外一念顷入无边香水海无量四天下其中所有众生若僧若俗若男若女若龙若仙若畜生若饿鬼若有形无形有想无想乃至情与无情一时化度各各坐宝莲华成等正觉虽然尤未是衲僧分上事盖为衲僧分上无动无静无凡无圣无大无小无欠无剩无生无灭无垢无净如此汝诸人还信得及么复说偈曰千圣共提提不起天下欲藏藏不得衲僧分上事如何不须恼后重添楔。

冬至上堂昨夜西风吼似雷今朝六出点空阶游人若未知端的剥尽群阴阳自来急荐取没张乖南枝暗地破银腮小人道消君子长一回赢得笑颜开。

复举僧问天童悟和尚如何是不动尊童曰此去径山五百里师曰天童和尚道振天下德尊今古顶门具眼起临济颓风所以接一机施一语令人脱体全彰而不滞于陈迹今日或有人问天王如何是不动尊向他道动也动也待他才涉思惟劈脊便棒且道天王与天童是同是别具眼者辨看。

王学使至上堂一言见谛万派朝宗圣凡无二古今一揆若是识见依稀临机难免钝置不见当时运使张无尽公既为东林印可复谒兜率悦老悦问运使于佛祖言教有少疑否公曰有悦曰疑何等言公曰疑香严独脚颂德山拓钵话悦曰如此有疑其余安

得无疑耶祇如岩头言末后句是有是无公曰有悦大笑归方丈闭却门公一夜坐卧不安如病未汗至五更下床踢翻溺器乃大悟说偈曰鼓寂钟沉拓钵回岩头一拶语如雷果然只得三年活莫是遭他受记来运使到此可谓香象摆脱强锁狮子游行自在后来门庭高天下士亦少许可者盖由此一番消息也今日学使相访且道又如何相为龙袖拂开全体现象王行处绝狐踪。

上堂世尊横说竖说说不着祖师东指西指指不着诸人朝参暮参参不着因甚么雪峰道望州亭与汝相见了也乌石岭与汝相见了也僧堂前与汝相见了也复曰莫把是非来辩我浮生穿凿不相干。

佛成道荆州太守至上堂不住皇宫向雪山六年苦行悴龙颜明星午夜忽然现两眼豁开不等闲举拂子曰明星现也汝诸人还悟也未若也悟去莫言此日为官易须信从前作佛难若也未悟肝胆此时须裂碎好看江上侍郎来。

除夕上堂年穷岁尽佛法无可商量但得平时田地稳密免教今日脚荒手忙北禅分岁宰白牛伎俩儿郎东村王老夜烧钱丑态不忘争似天王风味好一炉松火暖茅堂虽则如此别有风光且道是甚么风光欣欢兮饮觞幽兴兮吹簧聚首英贤知有幸今宵无束任猖狂靠拄杖下座。

元旦上堂僧问适逢一岁首天下喜年丰一番新事业不与旧时同且道春魁独占事如何师竖拂子曰一枝开也进曰夙历催回天地暖一枝先放岭南来师便喝乃曰尧舜日共乐升平社舞村歌处处逢迎委悉么干戈偃息无为化巩固江山祝帝城。

上堂去年贫未是贫今年贫始是贫去年贫犹有卓锥之地今年贫锥也无真净曰香严与么道奇特甚奇特要且只知其贫不知其富洞山即不然去年富未是富今年富始是富去年富唯有一领墨黥布褊衫今年富添得一条百衲山水袈裟岁朝抖擻呈禅众实谓风流出当家师喝一喝曰大小禅师向者里说贫说富俱是徐六担版也未在天王兹者也不贫也不富遇饭吃饭遇粥吃粥也无去年与今年一道神光万境闲夜来梦到天宫里扭着梵王鼻孔尖复喝一喝曰也未在。

上堂世尊有密语迦叶不覆藏打鼓普请看人人面皮黄。

春日上堂东风乍起倍精神柳眼梅腮笑转新无限风光藏不住数声幽鸟出烟尘日荡荡兮云漠漠西来祖意绝疏亲金圈栗棘闲抛出吞跳莫教钝置人所以男儿须踢上头关岂甘苦海受沉沦举拂子曰等闲识取龟毛拂万紫千红不是春。

解制上堂僧问解开布袋口放出水牯牛且道向甚么处去师曰脚下无私天地阔进曰绿杨芳草紫雾苍烟作么生得不犯人苗稼师曰普进曰若然者白云岭上恣游戏绿水溪边任放憨师曰浅乃曰十月十五结正月十五解结解两重关其中有光彩彻头彻尾笑春风善始善终护天龙今朝瓢笠都拈起万水千山去路通。

复举道悟和尚自马祖记荊后卓锡天王寺人莫之测有崇福者家邻寺巷日以十饼馈之悟受之每食毕留一饼曰吾惠汝以荫子孙福一日自念曰饼是我持去何以反

遗我耶其别有旨乎遂造而问焉悟曰是汝持来复汝何咎福闻之顿领玄旨因投出家悟曰汝昔崇福善今信吾言可名崇信后得法住龙潭高风远振乃出云门法眼两宗师曰兹者山僧亲履其地风景依稀家声未坠虽有无识者窃师之嗣以为其祖混淆荡尽有何益乎今日要见献饼人么鹭鸶滩上翘双足蝴蝶园中叫一声。

径山容和尚讷至挂真一三二四五六七七八九六五四三二一天边木马远嘶风海底泥牛空哽噎要见径山老和尚么乃指真曰咦。

住荆州天王禅寺语录

顺治十八年辛丑五月重开天王寺。

师至荒基曰蔓草荒烟几百春葛藤那复说诸人今朝斩断疑情尽万古天王孰敢争。

建拈华殿上堂拈香曰此一瓣香千二百年灰冷而今忽尔光生奉为本寺开山两宗之祖一代之师道悟和尚并及本寺剃度献饼崇信禅师普同供养此一瓣香已在铁佛拈出天下共听共闻今日重新举起再令见头见面奉为临济三十二世栖贤独冠敬禅师僧问荆棘林草木丘一朝忽起崔巍殿阁为复是神通为复是妙用师曰妙用神通掌握中乃曰千年祖席埋云冷一旦中兴气象新兔窟狐窝俱击碎石头瓦块尽翻身拈华老衲从今现微笑头陀再悟真自此一番功业立普天匝地尽回春且如何是回春一句乃作拈华势曰诸人会么。

建梵天阁上堂高阁巍巍插梵天尽尘沙界唯一望自然潇洒绝诸尘谁不心空得高旷匪独此时法门兴况乃当来作榜样作榜样须是诸人登一回方能物物无遮障。

结制上堂僧问法幢复启祖令当行欲定干戈谁是其人师便打进曰王令已行天下遍将军塞外绝烟尘师复打乃曰宗乘一唱三藏绝途祖令全提乾坤失色若是精金美玉临炉岂避猛火苟类败种焦芽望风自然远走天王今日把住牢关看汝诸人向甚么处出气良久曰当下划然开只眼何须立地觅根由。

僧生荐严请上堂天命年逢意气高不同俗子醉香醪华封枉献三般祝王母徒呈一树桃妆尽繁柯夸美事看来谁识小儿曹争如就里生涯好故请山僧报劬劳然则劬劳远逝欲报难遭今日未免借拄杖子神通令伊存亡一会各见逍遥遂拈拄杖向空画一画曰会么过去先宗尘点劫于今不隔一纤毫端然全体云中现不挂寸丝精赤条浩禅如此汝还信得及么复以拄杖向空画一画曰交。

上堂举云门曰终日吃饭不曾咬着米终年穿衣不曾挂着缕师曰云门如此提唱未免令人弃水觅波驰求别有今日天王要且不然终日吃饭满口是米终年穿衣通身是缕诸人直下谂端倪饱食丰衣无尽已无尽已都是自家底喝一喝。

明哲剃度上堂僧问昔日崇信今朝明哲请问是同是别师曰珊瑚枝枝撑着月乃曰看破尘缘终日昏傲然奋志扣空门金刀断却青须发便是如来的子孙三道恶因从此息双亲罔极尽酬恩更教努力勤精进方见大雄猛世尊且如何是勤精进莫是朝暮

功课洒埽焚香么此是吾门小学要且难见世尊莫是坚守毗尼净修梵行么此是无绳自缚要且难见世尊莫是观门持诵苦行头陀么此是门外之绕要且难见世尊莫是博究三藏广览诸子么此是食人涕唾要且难见世尊既总不是毕竟如何得见举拂子曰如此折合出家须让英灵汉其若沉吟敌胜还他狮子儿。

佛成道上堂午夜明星谁解看眼睛瞎却老瞿昙至今狼藉难收拾几度风前自不甘何也个段光明自古横三竖四何须特地奇哉便乃透七穿八致令承虚接响狐群满地抑见卖狗县羊魔党多方者样没意兴汉今日思想将来若一味毁辱伊园林不看寒梅放宇宙争知春又回若一味庆赞伊话头一落人间也引得时流乱画描且道毕竟如何击禅床曰珊瑚枕上两行泪半恨君兮半忆君。

除夕上堂万里未归人漫自欣欣喜旅泊几何长况复值岁底百年一幻身韶光如流水劝君早思惟莫待临时悔且道悔个甚么空在阎浮走一遭未曾蹋着自家底顾左右曰众中若有个傍不甘底出来道和尚和尚休寐语我衲僧家寻常处处是生涯头头成活计饶他腊月三十日到来分文不欠于人任我手舞足蹈乐而无己有么有么若无也好荐取。

元旦上堂宝鼎香烧祝圣躬无边寿算等虚空条风块雨普天下道泰时清万化中即此意又何穷讴歌鼓腹乐年丰。

春日上堂腊尽春回林间宿鸟先投语风和冻解涧底新涛早递琴梅破陇头清香袈袈柳舒堤畔翠色依依时节至理自彰万景焕而爽目一机契以快肠灼然宝藏知谁委笑傲风前我独狂因甚如此不见道会万物为自己者其唯圣人乎。

荐严请上堂僧问当阳一句无生话荐拔亡灵脱苦轮如何是当阳一句师曰全露一毫头进曰荐拔又作么生师曰久渴含愁态一雨展欢颜乃曰天宫三十三地狱一十八苦乐总不干一真净无杂凛凛廓天寒神锋出宝匣生也死也得所由去也来也任腾蹋春风荡荡兮草青春雨漓漓兮华发圆寂含禅百日周今朝受荐证菩萨且道证个甚么菩萨十圣三贤位莫收二三四七也难留灼然终不标名号高跨毗卢头上头。

上元解制上堂火树银华庆贺上元良夜游郎舞女乐赏太平芳辰彩县绣阁帘挂华堂锣鼓处处喧天箫管家家匝地无端笑倒然灯古佛茫然走杀赐福天官道人虽是不寻常无事倚阑观自在相逢正好话般般巨耐芒鞋似虎快然则九十日中扬旗布阵精战几回不顾血散魂飞皮穿骨露今日功圆劳赏听归朝野又作么生不经汗马苦边庭争见动高人盖代。

复举僧问盐官安国师如何是本身卢舍那官曰与老僧过净瓶来僧将净瓶至官曰却安旧处着僧送至本处复来请问官曰古佛过去久矣师曰国师靛面提持俨若细雨洒衣看不见闲华落地听无声者僧临机错过不知掬水月拄手弄华香满衣今日若有人问天王如何是本身卢舍那与伊劈春便棒。

佛涅槃上堂二月十五日如来般涅槃无限痴男女闻着尽心寒殊不知如来者无

所从来亦无所去安得有生死乎既无生死且道如来即今在甚么处拈拄杖卓一下曰看看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

径山容和尚忌上堂子规啼血染华枝记得去年此日时流水白云常在望恩光何处不逢伊。

上堂无限春光才见来桃华开亦李华开忽然又见春光去枝头枝底都狼藉始信光阴不待人劝君不可无本据有本据黄鸟声声陌上啼明明都是西来意。

追严请上堂僧问去年此日先师圆寂今年此日天上月蚀月蚀与圆寂端的请师酬师曰兔马有角进曰此意蒙师指荐拔又如何师曰牛羊无角问昨日天王堂上和尙今朝大通院里升座不涉二途请师一接师曰天晴日暖进曰风前有路超调御九品华开圣果圆师曰华开不在春枝上别有风光一段奇进曰恁么则亲承法力撒手逍遥去也师曰不往天堂不入地狱乃曰去年此日蓦地归无影树头华乱飞今年此日来受荐倒跨山门入佛殿就中一著有多般格外全提超方便头头上明物物上见海底起红尘晴天走闪电须弥山上浪滔滔龟毛绳束虚空腰石女木人换手拍万象森罗齐点额猛力金刚喝一声听取天王炽然说不须说生死由来梦里身涅槃原是眼中屑着不得今取不得无相无名无生灭既无生灭且道无相老宿即今在甚么处夹路桃华风雨后马蹄何处避残红。

结夏上堂江陵郭外古寺天王肇自悟祖元和大唐殿阁高广廊庑修长古槐龙竹插庭中而瑞影重叠翠柳乔松护径外而景色深苍气吞荆楚状压潇湘宗风播而驱魔远慧日曜而晓夜长是以流芳百世千古弘扬惜乎几历兵燹灰然尽已消亡瓦砾遍而生荆棘钟声断而卧虎狼四众无依仰人天失所望幸尔时复至其理灿然彰驻锡刚三载已构几云堂可以栖烟水可以作宝坊冬结死生制夏设禁足方劝诸人歇心狂漫将草鞋系且自挂钵囊安居平等智同憩圆觉场务岂养牙爪庶亦操锋铍期待九夏满为汝别商量以拂子挥一挥曰众中若有个汉出来道和尚既为临济儿孙应用驱耕夺食之手况乃结夏安居禅人敦请升座安可与人打葛藤乎山僧不觉莞尔一笑何也衣里宝珠人尽有轻轻一点自辉光。

明英夫人请上堂六月六日天盛暑浹背长流汗似雨竟无一处可清凉方见热则天下普更有夫人道念坚破炎而来不畏苦殷勤三拜请升堂遂尔喧然击法鼓逼得山僧无处藏高登宝座分明举举举头上华冠色正鲜夫人不是等闲女。

解夏上堂金风初拂火云渐消解开布袋任尔逍遥蹋遍三千世界讵知大地无寸土看尽五湖风景谁识总添妄情生妙道匪从外得灵机本自现成火不待日而热风不待月而凉如此会得不须续帛截鹤安用弃水觅波如此不会十世古今始终不离于当念无边刹海自他不隔于毫端汝诸人且道去即是不去即是眼内有筋定得价皮边无血一生贫。

僧成僧伽黎请上堂僧问华座高登四众围绕与学人处是醍醐是毒药师曰鹅王



择乳素非鸭类进曰龙得水时添意气虎逢山色长威狞师曰养成头角始惊群乃曰诸方禅水漉漉天王禅干爆爆故尔一年口未开鬚边不觉生白醜悲此法门下衰时野鬼闲神尽称付只图利养媚檀那地狱业因全不顾单传直指委何人生死无常谁肯怖动着星儿烦恼生山僧每自扞心哭今日慈禅太无端坚请不禁尽吐露遂展两手曰百千法门无量妙义一齐分付了也苟能直下构去便请归家稳坐其或未然更听葛藤一上出家之儿贵脱生死莫学世间痴狂便把光阴虚掷看他释迦老子六年兀坐方得明星出现神光立雪不等闲心安谁识断臂苦临济三遭痛棒高峰六年堕枕所谓佛法无多子久长难得人天王苦口无余祝养成头角始惊群。

师诞上堂惭愧吾依道业荒一年一度引人忙升堂伐鼓无言说聊借龟毛为敷扬竖拂子曰见么击香几曰闻么闻见洞然开笑面一人有庆万人欢。

佛成道上堂六年雪岭忍饥寒受尽千难与万难一见明星肝胆碎大千原不隔毫端报诸人子细看夜夜明星如玉团会悟俱皆俊骨者何须独让老瞿昙所以道人人本具如来相妄想执着不能观若能观任从高卧且加餐。

上堂举古德曰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师曰古德虽是彻底风流捡点不无愠吝兹者天王迥住村落水阔山遥禅德特来虔办香斋礼请说法岂可徒然相负未免聊述一偈村中何所有门前水一河自己用不尽人来赠一波且道与古德相去多少。

上堂岸柳含烟冷溪梅破雪香西来的的意灼尔为宣扬会得者笙歌丛里醉扶归人生一段风流事会不得者名利场中争热恼他生犹恐不如意要如意须猛励天地本同根万物原一体急自问来源谁倒复谁起。

除夕上堂一年三百六十日谁忆今朝结角头梦里若能心眼活来辰拜舞定封侯。

元旦上堂万户千门齐梦觉普天匝地一时新要知此个真消息寒尽梅华报早春。

荐严请上堂僧问百草头上无边身刹刹尘尘尽本真更有一般奇特处薄丝牵动铁昆仑且道亡灵今日五七还来受荐么师曰沙市街头千尺井观音寺里两函经进曰净智妙圆本无变异那个是亡灵无生面目师曰昨夜落华雨今朝流水香进曰如此则谢师指示去也师曰消得龙王多少风乃曰五七三十五行人未到家秋风吹杖笠玉露冷袈裟举望乡关远回头日已斜迢迢何处去万里寄寒鸦魂兮归来四方虽极乐争及此安华举拂子曰无生妙体县如镜万古千秋不覆遮。

天王水鉴海和尚五会录卷第一  
嘉兴大藏经 天王水鉴海和尚五会录  
天王水鉴海和尚五会录卷第二  
嗣法门人原澄等编

## 住扬州仪真地藏禅寺语录

康熙元年壬寅八月本寺监院齐缙绅启入楚请师十二月十二日进寺。

三门曰不须弹指门自开几重楼阁任徘徊脚头脚底无劳说相见依然笑满腮。  
地藏殿曰度尽众生方作佛不知生佛总虚名宝珠在掌分明照万里无云点太清

佛殿曰释迦已过去弥勒未曾来即今谁是主随喝一喝曰当阳正眼开。

祖师殿曰九载少林空面壁再参一喝耳双聋从斯遍界腥风起殃及儿孙事不穷

方丈曰不学毗耶杜副口岂同摩竭掩双扉今朝高布漫天网直打翀霄彩凤归。

上堂师至法座前拈公启示众曰仲尼眼目达磨骨髓尽在者里玉振金声其或不会更为宣过宣毕指法座曰宝华王座已为诸人露头露面了也若也未见试看上面擦土擦沙便升拈香白椎罢师曰五载荆南下直钩饵香抛尽意无休如今移钓依胥浦莫有鯤鲸破浪游有则出来上钓看僧问中兴天王道风已振寰宇再住地藏炉鞴重开吴地如何是夺人不夺境师曰高空有月千门掩如何是夺境不夺人师曰古路无尘独自行如何是人境两俱夺师曰把断劳关无凑处如何是人境俱不夺师曰放开线道任君行僧曰料拣已蒙师指示开堂祝国又如何师曰四塞八蛮歌舜日十洲三岛乐尧年乃曰见到行俱到宗通说亦通揭示人天眼剖开佛祖胸霜月清皎兮物物照彻太虚寥廓今事事包容任运可游戏随处立宗风是以真州阐玄化于真歇即斯釜江系小艇于中峰遗风焕然尚在景概霭尔如同而山僧腐物津梁欲谢泉石久思何以古刹而见召弘畅济北之真宗实乃捉牛以拽耙确然迴避无所从乃挥拂子曰既尔此时无避处且拈白拂指虚空复竖起曰会么等闲豁彻无他事处处开眸见祖翁。

李学使至上堂僧问谈玄说妙鼓粥饭气晏寂身心鬼家活计诸方作略即不问地藏家风事若何师打曰棒打石人头进曰人归大国方知贵月到苍梧气象新师曰更买草鞋乃举老子谓孔子曰使道而可献则人莫不献之于其君使道而可进则人莫不进之于其亲使道而可以告人则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与人则人莫不与其子孙师曰老聃之言陋矣今日地藏信手拈来要献可以献要进可以进要告人可以告人要与人可以与人不费纤力安用踌躇遂展两手曰吾无隐乎尔。

上堂举太平佛鉴和尚曰桃华红李华白谁道融融只一色燕子语黄鹂鸣谁道关关祇一声师曰大小太平将谓起死回生不知强分节目今日地藏收归一处勿令拣择桃华红李华白枝头消息都漏泄燕子语黄鹂鸣就里生涯靦面呈但见皇风成一片不知何处是封城。

上堂人平不语水平不流世尊四十九年横说竖说还是为人平不平禹疏九河流通天下还是为水平不平蹋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雪峰三登投子九上洞山赵州八十行脚还是有觅处无觅处长庆坐破七个蒲团灵云三十年见桃华还是费工

夫不费工夫马谕岂能穷万物羊亡徒自泣多岐。

上堂仲尼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不立文字付与摩诃迦叶然则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两心因甚一人伤感其文而不行一人不立文字而传道要识二老么若将文字论高下敢保驴年未彻头。

上堂僧问言前荐得落在今时句后承当迷头认影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师曰雨过落华红满地进曰不见一法始是半提如何是全提底意旨师曰行人犹自不知春进曰二边俱不立中道不须安毕竟在甚么处相见师便打进曰棒喝交驰行格外分明个事作家知师曰脑后圆光知几重乃曰正法眼藏亘古亘今无向背涅槃妙心无生无灭绝行藏不许当机领略那容觊面承当杀活纵横谁敢近视与么时节世尊拈华未为手亲迦叶微笑岂称眼快临济喝德山棒不劳拈出秘摩又道吾笏何须提起柏树子木樨香空诳小儿曹子胡狗雪峰蛇徒自弄精魂其余十智九带五位三关不须齿及何也本来不借修因得那用多方去指陈复说偈曰万竹阴阴爱日长熏风吹入却清凉偶来一句闲闲话唤醒几多瞌睡郎。

地藏诞启建无遮大会上堂浊世沉迷没了时未曾回首暂思惟所以累我地藏菩萨千生百劫不能得证菩提刀山剑树时时长炉炭镬汤日日新又累我地藏菩萨历古摩今不能成就佛道今日海沙翁见义而为观机而作将十方世界众生一时度尽遍十八重地狱彻底掀空亦令地藏菩萨取证菩提圆成佛道遂拈拄杖左边卓一下曰要见众生地狱么等闲一阵西风过无限枝头尽落华右边卓一下曰要见菩提佛道么新秋夜月光辉皎南北峰头一样明且道因何致此复中间卓一下曰红粉易成端正女无钱难作好儿郎。

佛诞上堂僧问随缘赴感即不问庆贺迦文事若何师曰九龙吐水浴金躯进曰若然者乾坤添瑞色日月转光辉师曰七莲涌地承双足进曰果尔法化光天德师曰香烟缥缈结成云乃曰普天于此日庆贺释迦尊独有韶阳老要打与狗吞且道庆贺底是要打底是相逢不下马各自奔前程。

复举古地藏和尚问法眼禅师曰上座寻常说三界唯心万法唯识乃指庭下片石曰且道此石在心内在心外眼曰在心内藏曰行脚人着甚么来由安片石在心头眼窘无以对即放包依席下求决择师曰古人一语非独玄黄有辨亦且逼塞虚空致令理穷词尽湊泊无门奋然一击虚空粉碎方知一切现成所以法眼一宗流通天下原夫者片石功岂小小哉今日地藏庭下也有片石敢问诸人在心内在心外若在心内心内岂容片石若在心外与心无干且道毕竟如何复说颂曰心内心外不可着不可着处没来由偶然借得偷天子佛与众生一并收。

地藏诞上堂九子峰头示现身三途海内度迷津志将诸有都穷尽方作泥洹洒落人如此可谓地藏菩萨悲心致切愿行弥深今日捡点勤劳虚设殊不知大地是个地

狱又有何天堂而可往遍十方是个天堂又有何地狱而可出若也会得天堂地狱原无异佛与众生共一家若也不会今日宝珠光一放照了铁围万国幽。

再住荆州天王禅寺语录

上堂僧问上有天王下有地藏两座道场或上或下今日归来有何法说师曰虎渡绿杨藏睡眠龙洲芳草隐昂头进曰如此则坐致太平共乐无为师曰知恩谁是报恩人乃曰自出荆南已四年归来景物尚依然庭前柏树垂青翠屋后杨枝带绿烟海会圣凡仍踊跃云臻禅子复踟蹰报君两耳分明听大道由来不变迁虽然日往月来韶光若箭相见人人朱颜凋谢又如何说个不变迁底事挥拂子曰须知别有娘生面一度回光转现前。

建东西禅堂上堂达磨不来东土二祖不往西天人人鼻孔撩天个个眉毛拖地岩居穴处无为而乐不知有玄路可寻奇特可慕及至有马祖禅堂百丈清规之后负笈担囊参询南北高堂广厦随处安寝而鼻孔眉毛反摸不着何故所谓作此堂者有损有益居此堂者有利有害虽然欲会宾主句分明问两堂。

师四十大诞阖郡弟子请上堂僧问麟绕其室圣德垂于万古龙吐其水佛教演及千秋圣德佛教且不问如何是本来面目师曰有眼无耳朵六月火边坐乃曰去年三十九今年又四旬世事何如急光阴不饶人今春买得桌真州抵四明育王曾两宿太白只一行仰观锁翠额改作景倩亭不思构亭者念与斯山存今人何故为抑人矜己能良心安可在况复义与仁遂尔乃返桌福严埽祖莹三月得归寺天王又相迎五月仍长发七月始至荆今又十月二诸贤庆贱辰贱辰不可庆无灭亦无生相期诸道者证取不坏身如何是不坏身等闲一雁凌空语闻着人人耳内清。

结制上堂炉鞴重开自有斩新气象钳锤再握岂无可凿之材碧潭明月再三捞捷赤肉团边直须荐取不可朝三暮四炉鞴之所多钝铁央央庠庠良医之门足病夫或仍伫思乡关万里。

说戒上堂衲僧境界不寻常举足下足解脱场左之右之成妙用横也竖也自风光脱罗笼兮出窠臼转天关兮移地轴冲天意气格外机舒卷提持尽杀活谁肯束身持禁戒行也坐也不自在三领袈裟搭上肩几声咒语胸头盖者样争号活圆通明明埋于有相界众中还有无相行持圆通道眼底么若无天王落第二门头去也遂招众传戒。

佛成道上堂冷坐六年人不知明星一见果希奇通身庆快无穷乐雪里梅华只一枝。

除夕立春上堂一岁今朝始便休幸逢春日又开眸村东老父敲画鼓舍北儿童辊木毬相唤相呼同玩赏自歌自舞乐优游人生几度遇斯景未得心开空白头现前还有心间底么有则出来呈见解大家携手上高楼。

元旦上堂元正启祚万物咸新普天之下共乐芳辰露柱稽首祝尧风而永扇灯笼下拜愿舜日以长明干戈休静人人鼓腹以讴歌是非殄灭家家百庆而千祥林下衲僧

随缘乐道饭蔬饮水聊延岁月有时浩歌一声引山青而水绿有时密移一步动风行而草偃非世乱所能致盖太平而使然还委悉么但得胸头除妄想自然得见好丰年。

解制上堂喝下承当未足亲棒头取证可怜生青天白日开双眼又向傍人觅路行所以玄沙不出岭道风 种别然清于今若解知端的免教走北又南询。

上堂禾黍不阳艳竞栽桃李春翻令力耕者半作卖华人若恁么去妄以别峰相见尤其是操守不坚若不恁么可惜三尺龙须唤作寻常破布虽然白云乍可来青嶂明月难教下碧天。

建天王殿上堂一茎草上现琼楼端的一回白汗流安处四王身不动护持国土振宗猷。

檀越送弥勒佛上座上堂兜率天宫不肯住无端乃尔下生来为他浊世沉沦者布袋解开人不回孰谓众生容易度却教憨坐玉楼台今日喜逢同一会是生是佛笑颜开何故尘劳火宅焚无已谁信龙华有快哉。

上堂释迦老子道一切众生生死相续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净明体汝等今日还知常住真心性净明体么晓来枕上莺声碎虾蟆蚯蚓一时鸣。

浴佛尼领信女请上堂尊贵天生自不同丰神才出独称雄周行七步乾坤窄一顾四方眼界空浩荡胸襟忘世表超然气骨振寰中至今处处难迴避恶水年年淋一通殊不知佛真法身犹若虚空应物现形如水中月汝等尽大地人至四月八日浴佛不知何佛而可浴乎须自脚跟拶破面门迸开露真机于脑后展大用于目前方乃验俱胝不下笠子指赵州蓦直台山千古风概霭然一朝举起庆甚良久曰拂拂熏风来殿阁骨毛寒彻醉心开归思无限天人供白日从教起法雷喝一喝。

铸钟上堂火内翻身见好手红炉跳出始称雄几回费尽钳锤力今日功成便不同所以挺出人前范模宏大号令丛林绳规雍肃朝扣焉上彻天宫群仙天众悟圆通而齐成正觉暮击焉下通地府山君水王消斗争而早得解脱况无主孤魂有心众生一聆清音顿悟真常然则耳听终不会眼闻始得亲。

冯总戎北归请上堂秋风飒飒梧叶飘飘祖师面目廓尔昭昭如此会得秋空皓月光辉皎照了今时及往时如此不会夜静坐来身未暖一声鸿雁海门开所以灵机拨动珠回玉转处处故园春色奚论终条及蓬岛在在家乡田地何分楚国并幽州来也泽及荆南沾雨露归也风生涿鹿菊华黄祇如奉旨荣归又作么生皇恩真浩荡听唱凯歌回。

上堂举世尊初生云门曰我当时见得一棒打杀与狗子吃贵图天下太平师曰云门正令提持无容余地可谓将此身心为报佛恩呜呼视此秋晚之时宗徒乱作望世尊大法以云门忠义之心出手匡扶又奚可得哉复说颂曰指天指地振家声自称尊示好音打杀云门虽手辣谁知报国见丹心。

上堂德山入门棒临济入门喝如此立门庭知君也大错争似我天王一切都不作

东廊来者东廊行西廊入者西廊坐菜是淡黄齏粥是浑纓络噉饱憨憨眠不知红日过如此意分明如此诚洒落识得自家底不须妄穿凿拈拄杖喝一喝曰若也都不会又去走驴脚。

佛成道大意剃度上堂西来大意乃释迦悟明星而起圆颅之僧实陈如剃须发为初是以西天四七东土二三所传者传此意也衡岳匡庐天台五台所居者居此僧也便乃处处得舟而登岸人人假路以还家尘劳无缚生死门开奇哉众生俱有佛性只因妄想不能得证良久曰铲却门前草天然特地来。

到栖贤上堂若据此事非黄非黑无相无名天地莫能配其德日月莫能谕其明江山莫能齐其寿圣凡不得作其侣造物岂能迁运鬼神莫测端倪洋洋乎大而充塞十虚芒芒焉小而入一微尘且夫明明历历迥脱古今惜乎今日宗风变异人事更常不但无由发明此事而此事渐而懵懵矣何也盖为今日为师者全不谙从上风规一味粗心浮息只贵门庭热闹不顾大法凌夷为学者亦不具择法择师之眼唯趋势趋时而入俱以佛法礼乐掷之度外如此宁不悲哉是故何由发明此事也今幸诸人入此宝山须将平日气息抛向汉阳江里更入红炉重新煅炼得一回心光发露似乎藏天下于天下然昔有何隐藏虽然鹏鸟鷖鱼可变化井蛙穴鼠不堪为。

天王水鉴海和尚五会录卷第二

嘉兴大藏经 天王水鉴海和尚五会录

天王水鉴海和尚五会录卷第三

嗣法门人原澄等编

住鄂州黄龙禅寺语录

康熙七年五月重开黄龙寺七月初六日进寺。

三门基曰尽大地是个解脱门汝诸人因甚把手牵不入以拄杖画一画曰脚下从今红线断十方无碍任君行。

佛殿基曰乾坤作殿还犹小日月为灯未足明争似黄龙者座殿无量劫上已圆成还识殿里底么喝一喝。

方丈曰问佛答佛问祖答祖此是诸方死语安能活人玄要料拣照用主宾并及五家宗旨说得尖新亦是诸方套头何能致使学者机用通变海沙翁今日虽则息影斯山退居此室见义宁无勇为拊案一下曰要识活祖师意么移取黄鹤楼来向汝道。

上堂指法座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且道是个甚么物看取上面注脚便升拈香曰此一瓣香山岳高而难并水源长以莫京奉为

北阙之至尊祝南山之万寿伏愿八方奏凯归王化万姓讴歌乐太平此一瓣香至高明时无声臭极广大处见精微奉为满朝文武本省众官伏愿金城永护龙象窟汤池常绕梵王宫乃就座白椎毕僧问黄龙古道场洞宾皈依处今日幸复开面目依旧出如何是常然不动面目师曰楚王城畔汝水东流进曰一朝举起从前事嘉声传布五湖闻师曰

黄鹤楼头吹铁笛等闲闻得也惊人僧再进语师以拄杖约退曰住住纵饶云兴百问瓶泻千酬究竟与当人分上总无交涉若是个汉不妨回光自照心眼洞开随处垂手以兴祖道瓦砾变作琼楼玉殿茂草尽成佛面金身不唯祖庭光复亦乃宗风丕振众中还有恁么人共相唱和么。

复举先黄龙住此山日上堂有吕岩真人出众问一粒粟中藏世界半升铛内煮山川且道此意如何龙指曰者守尸鬼岩曰争奈囊有常生不死药龙曰饶经八万劫终是落空亡岩溥讶飞剑肋之剑不能入遂再拜求指归龙诘曰半升铛内煮山川即不问如何是一粒粟中藏世界岩于言下契悟作偈曰弃却瓢囊撼碎琴于今不恋汞中金自从一见黄龙后始觉从前错用心师曰黄龙机乃天王悟六世之孙溯流而上南岳让为八世之祖源远流长所以灵丹一点起死回生吕公亦是个豪杰之士三举不第便乃遨游黄鹤岳阳楼上自谓丹田有宝休寻道对境无心莫问禅及至黄龙诘之窘无以对再拜稽首方得心开黄龙嘱咐令加护遂尔名振传灯还会么粟中世界须亲见铛内山川莫浪猜。

寒食上堂割股奉君介子德遗功不赏晋文昏更加猛火焚渠死千古闻声也断魂大众且道介公即今在甚么处良久曰觅则知君不可见山僧指点杏华村。

结制上堂一棒一喝着甚死急一语一默转求转远不见道灵光耿耿智体如如今古洞然圣凡靡间若以三月安居九旬禁足正如蚕虫作茧自缠自缚拈拄杖曰不必区区捞水月谁家灶里火无烟。

端午上堂今朝五月五上江下江捶锣鼓谓是龙舟寻屈原谓是投江祭角黍三闾忠言而不用怀沙作赋何其苦大招小招而不回汨罗江上清风起人生得失梦中看劳劳天问何所有不如收拾归去来免教狼藉在千古喝一喝。

中元上堂慎终追远世人皆然禅和尤且不然若识得自己面目方识得父母面目识得父母面目方识得一切亲姻面目所谓本来真父母历劫不曾离岂可以黄钱白纸腥膻俎豆而为慎终追远哉要识真父母么瞻之在前忽焉在后。

中秋上堂皎皎桂轮天际宽照我松窗肝胆寒抖擞起来行一遍脚头脚尾不相瞞。

上堂一拳拳倒黄鹤楼一踢踢翻鹦鹉洲有意气时添意气不风流处也风流此是我白雲端祖颂临济三顿棒底颂子丛林美传以为照胆神珠沙翁也有一颂虽不敢并驾而驱然亦似东施之捧心一并举似无端发问三遭打打断驴腰心不孤不因柳毅传书信何能得到洞庭湖。

重阳上堂九日登高俗气不除龙山落帽潦倒风颠争如者里眼眼相观坐对空庭何故明年此会知谁健好把茱萸子细看。

上堂有时头戴宝冠身穿纓络十人见之十人惊怖有时脚穿草鞋身服弊垢千人见之千人欢喜情知众生要小法不识法王有大乘击禅床曰人人。

建法堂上堂祖庭秋冷无人问法道颠危孰可扶高阁高楼成现用法堂法鼓是谁图男儿浩气自埋没先哲恩光亦太孤遗业若还无志复啜茶啜饭满江湖不是黄龙多饶舌为言尔辈莫心粗法堂今日高竖起任从东壁挂葫芦。

到栖贤上堂僧问向上一机请师指示师曰柳舒青眼南堤翠梅破银腮北坞香进曰春至百花香满地师王座上语无私师曰汝因甚不会进曰今日始从亲荐得乾坤无法可追寻师曰四野黄华开似锦一湖春水湛如蓝乃曰汉上彭善信积经保身康迎我登此座更乃为发扬湖光山色兮露头露面柳绿桃红兮绝盖绝藏耳闻眼见兮自家受用瞬目扬眉兮何用商量会得如来真实义行行蹋着是舟航。

到度门上堂心宗肇出有祖以来东山之道北宗大起声光赫赫遍满寰宇道业巍巍充塞人间惜乎法鼓停声祖灯掩焰致使万寿山常年烟锁楞伽峰终日云笼大通塔七零八落张说碑苔里草封祖道不振人天攒眉幸有本寺勤旧玉泉诸禅迎我首座澄公住持斯山整顿旧日风规提持现前法令沙翁到来何以赞助卓拄杖曰法鼓再挝声韵远禅灯重朗照无私。

护国和尚四十大生迎师至寺上堂师曰鲁班门下弄斧方是好手大海岸头卖水始见作家若是久战沙场不遇名兵宿将终是功名不就今日还有久战沙场底么僧出问打鼓弄琵琶相逢一会家三宗今聚首喜气甚堪夸喜气且不问如何是一会家师曰天无私盖进曰禅非见闻非见闻不显经非语言非语言不转律非威仪非威仪不彰离此三事请师再示师曰莫将闲学解埋没祖师心乃曰今日是我护国禅师四十大诞之辰特请天王登此华座既登座已说个甚么即得若以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此是儒家工干奚用余言若以五时八教三经两论此是讲主茶饭现有三法师在又奚用余言记得我临济先祖有则三玄三要公案今日拈来酬唱一回愿我禅师与此大法并驾千秋又使祖纲不致寂寥临济一日上堂曰大凡演唱宗乘一句语须具三玄门一玄门须具三要有权有实有照有用汝等诸人作么生会便下座数百年来拈提虽有其人似乃太生穿凿不知祖师垂手头头指点处处显现杀活临机沉吟错过若以配合尖新攒凑恰好以为祖宗命脉然亦何益于祖宗哉而学者不知拈来信手指点由谁浩浩渊渊总归一致反以弃实就名展转沿袭以为本分然亦何益于本分哉今日要见三玄么觐体全提任杀活临机那得有途程要见三要么手握金鞭问归客夜深谁共御街行要见权实照用么闲把一枝无孔笛临风吹出孰知音要见临济么宝剑挥时天地静刚刀才举斗牛寒然则汝等诸人又作么生会复说颂曰大法谁传老达磨门庭赫赫续滹沱三玄三要明宗旨一举临时会也么拟议还他云万里更加穿凿又如何今朝捧出祝君寿万载千秋不较多伏惟本寺堂头诸山和尚包荒下座。

住汉阳栖贤禅寺语录

康熙九年闰二月十二日进寺。

三门曰门内有君子门外君子至且道门内是甚么君子入门即见。



弥勒殿曰天上之弥勒地下之弥勒暮尔忽相逢一笑生欢悦。

佛殿曰佛者觉义觉者何义新妇骑驴阿家牵千古万古妄流传以拄杖画一画曰坤六断干三连。

伽蓝堂曰君等力护精蓝盖是亲受如来之嘱托兹者焚香祈祷不希望君等内而布金外而降魔惟愿禅和子无毛无病水足草足何也安闲乐道无饥迫任我屋里贩扬州。

祖师堂曰七佛以前米列世系拈华以后六十九传你即我我即你相逢不必重说偈言。

方丈曰汝认得我真我认得汝真合当覩面呈伎俩汝有半斤我还汝八两何须背后乱商量若能如此谛信敢保彼此事辨。

上堂指法座曰此大宝华王座犹若楞伽之山未具大慧者登跻岂免战身而赧颜试看海沙翁今日自由自在一回直蹋上头关便升拈香曰此一瓣香语大则天下莫能载焉语小则天下莫能破焉奉为

今上皇帝圣躬万寿伏愿帝业千秋垂衣裳而天下治此一瓣香名不得状不得千圣万灵全承渠力奉为满朝文武天下官僚伏愿主盟斯道以至公之心自诚意者用不欺之力此一瓣香任重而道远上之荆下之扬钓竿砍尽重栽竹不计工程得便休今既移坛来此未免重添注脚奉为兴阳老师问扶竖门庭必藉超群英杰流通法眼还他过量大人打凤罗龙即不问大振宗猷事若何师曰倾尽此时心进曰恁么则此日一言金石重江南江北大家知师曰正在斯时进曰但愿春风齐着力一时吹入此中来师曰各与一顿乃曰楚王城畔汝水东去黄鹤楼前湘水西来大别山头华光冉冉黄鹄矶上烟雨蒙蒙历历晴川汉阳树色凄凄芳草鹦鹉洲前更乃玉笛江城梅华五月古镜未磨汉阳不远汝诸人且道是此地境耶西来意耶达磨大师从南天竺国逾海越漠来我东震旦国接引大乘根器还是妄想心耶真实心耶良久曰大法洞明真铁汉小根魔子漫承当下座。

督府大将军至寺汉阳太守陪伴上堂春山苍苍春水茫茫春鸟啼深树春人走高冈处处善财路门门古佛乡灵云忽开眼覩见是桃华赵州偶伸手摘得是杨华唯有释迦不知时拈来金色波罗华非独饮光发一笑至今狼藉在天涯喝一喝曰住住今日檀越入山宣说大乘之法乃展拂子曰将军自有过人志太守风流出当家高山流水知音在不用重画有足蛇。

佛诞结夏上堂云从龙凤从虎今日栖贤寺里结夏安居十方云水一一来此拗折拄杖挂钵盂按下云头忘宾主所参莫参黄杨禅所学莫学蜂钻纸直须肝胆俱裂碎都教通身汗如雨大地山河一口吞那有佛时那有祖任饶释迦出头来一棒打杀与喂狗且道凭个甚么意气天上天下唯我独尊。

上堂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一句廓然无圣话九年面壁待

谁来马师盐酱知多味百丈鼻头痛不衰南方来北方来脚下寸丝都不系芒鞋从此晒高台良久曰吾有知乎哉不知也。

端午上堂禅之与道是甚么破草鞋佛之与祖是甚么烂冬瓜西天东土路程迢远乡语不同那管他狗子有佛性无佛性罔明出得定文殊出不得定今早檀越送得粽子人各吃了几个晴川楼黄鹤楼看他龙舟斗上底斗上斗下底斗下忽然赢得一头胸中不觉十分欣快何故虽然旧阁闲田地一度赢来方始休诸人还赢得一头也未若也未得有寒暑兮促君寿有鬼神兮妒君福。

解夏上堂秋风一阵两阵来秋云三片四片起风云若能通变化等闲出山作甘雨。

上堂禅禅达磨离梁无度船折芦过江古今宣黄梅夜半传衣钵南岳庵前磨 砖禅禅大愚肋下筑三拳归来依旧撒风颠镇州萝卜如天大赵州亲见老南泉禅禅杨岐三脚驴白云把磨牵志公不是闲和尚拄杖头边翦尺县惹得至今天下说心说性如来禅打风打雨祖师禅波波叮嘱老婆禅牵缘不断葛藤禅休去窗前习学文字禅须来堂中兀坐枯木禅如此倔强杜蛮禅更来胡作歪厮禅可笑如今传法者眼前皆是拍盲禅。

中秋唐小江断七孝子国珍请上堂有商量处没商量八月中秋看夜光皎皎一轮无隐盖死生何用着悲伤不悲伤云在青天月在江如此则小江不曾死也汝等还知不死面目么若也沉吟恍惚沙翁重为指南西岳华山之峭峻乃小江之头也东岳泰山之修长乃小江之足也南岳衡山北岳恒山之左右相互乃小江之手也洞庭青草鄱阳丹阳太湖之渊深乃小江之五脏也汉江浩浩不舍昼夜炽然说无间歇乃小江之舌也如此则小江面目现在手足炳然且何用悲伤也然此略而言之若广谈须弥山之高耸得非汝小江之身乎两轮日月之光明得非汝小江之眼目乎九曜七星之灵通得非汝小江之毛孔乎四大海水之浩淼得非汝小江涎液与大小便乎四大部洲山川林藪之重叠得非汝小江之衣衲乎三世诸佛历代祖师又不在汝小江衣衲中说法利生乎文殊普贤观音地藏又不在汝小江腹中住大名山起大楼阁建大道场乎即汝孝子顺孙又不在汝小江腹中立业兴家光绍门庭乎既尔如此则不曾远离又何用悲伤也况乃小江证此无生无灭之性充塞虚空之身亦宣其庆也如此会得岂独汝小江一人而已哉尽天下人生乃无生死乃无死一体浑融往来自在良久曰红轮必定沉西去亡灵那得不归来。

送云禅人之扬州地藏上堂吾子西辞黄鹤楼霜天十月下扬州汉地收来秦地管权将驴子送扬州腰缠亦无十万贯跨鹤萧萧下扬州搭上盐舟如马快不问断头船子下扬州但成大树作荫凉休言有钱到处是扬州禅客云来如问讯也来施为屋里贩扬州若得斯风行天下沙翁开眼坐地看扬州虽然芒鞋竹杖春三月梦里频添野兴除莫道荆州天王不到扬州出现。

刘原圣原贤请上堂圣贤之道迥出情常非其人不与言非其人不与传今日言矣传矣且道如何是圣贤之道掷下拂子曰鸳鸯绣出从君看更把金针度与人。

兵部进士山右杨耀祖同弟文学烈为太翁明楼忌辰请上堂恩重丘山情未已须凭法雨荐亲爷生曾三十年持素感发二郎文武车一点灵心常不昧几年香火属谁家如今亲受法王记去也来今眼不花且道太翁即今在甚么处挥拂子曰佛祖位中留不住夜来依旧宿芦华。

仪真卫守杨丕显为太翁诰封请上堂皇恩浩大重如山诰赠将军岂等闲不是一人承雨露何能满户集欢颜春风细柳花应放黄阁丝纶旨幸颁谁谓昊天难可极绿袍金带系腰间虽然且道太翁今日还来受赠么雨霁园林华灼灼风清春树鸟关关。

王治醇为父忌辰请上堂生身父氏归何地杲日中天气象新会得明明尘不历锋刀何处丧渠身年年正月十七日处处堤边柳正春孝子徒劳烧白纸争如就里见双亲卓拄杖曰还见双亲面目么复喝一一喝下座(其父正月十七日死于贼)。

天王水鉴海和尚五会录卷第三

嘉兴大藏经 天王水鉴海和尚五会录

天王水鉴海和尚五会录卷第四

嗣法门人原澄等编

示众

夏日示众参禅图了生死非图名色也近见学者抱鱼目作明珠藏燕石为至宝不但惜而不舍兼亦傲然自是如此病正在膏肓虽有盖国之明医而不能瘳矣所以天王三开炉鞴百番垂手不见有一个半个大悟大彻者实可扪心浩叹也兹者春光忽谢夏景初临燕语高粱荷香远沼梅风拂而满院清麦气逼而通身爽特与诸人露个消息良久曰全身脱落无他事眼里耳里不是尘。

复举大愚芝和尚曰大家聚首吃一茎菴若唤作一茎菴入地狱如箭射师曰全提向上密显个中处处现成头头受用此从上老宿设机垂手之婆心也然则不唤作一茎菴唤作甚么忆惜江南三月里鹧鸪啼处百华香。

示众竹户晓开山色静柴床午梦觉身轻家风一种无人会添得黄鹂三五声。

示众禅不在参道不在学一任高眠乾坤寥廓复曰黄鹂啼破绿杨烟无限春光如玉削。

示众今之学者认个昭昭灵灵守尸之鬼以当平生便了生死嗟夫殊不知郑州出曹门远之远矣若是英灵汉子气宇如王将山河大地万象森罗情与无情圣凡迷悟一齐收来捏作一团然后撒开山河大地还他山河大地万象森罗还他万象森罗乃至情与无情圣凡迷悟各各还其本位虽则如此天王看来犹未称作略且道天王又作么生神光透彻威音外笑看空生坐石岩。

重阳示众风飒飒雨潇潇东篱菊绽正香飘山堂尽日无思算唯与故人守寂寥且

道那个是故人拍膝一下曰参。

示众唤作竹篋则触不唤作竹篋则背不得有语不得无语速道速道古人如此道大似逼死蛇作活龙天王今日看来也不消得遂举竹篋曰唤作竹篋也不唤作竹篋也得唤作山河大地也不唤作山河大地也得唤作诸人鼻孔也不唤作诸人鼻孔也得不见道此事如珠在盘不滞一隅。

示众如来藏里说不着祖师机下亦颠预一把柳丝收不得和烟搭在玉阑干且道是祖意是教意复曰参。

示众日可冷月可热众魔不能坏真说如何是真说莫是早晨吃薄粥于今又觉饥莫是闲持经卷倚松立笑问客从何处来虽然南泉刀下斩猫儿赵州头上戴草履汝等魔民魔子还可坏否。

示众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个甚么芍药华开菩萨面棕榈叶散夜叉头。

地藏寺千佛阁大雄殿地藏殿落成示众欲识佛性义当观时节因缘时节若至偶尔成文时节未至徒劳施設如世尊为个生死大事时节未至乃上雪山六年苦行鹊巢顶芦穿膝寻觅不见乃不堪其忧一朝时至向毛头星上悟得智慧德相人人本具又如雪峰为个胸中不稳时节未至三登投子九上洞山构之不得无可奈何一朝时至被岩头一撈向鳌山店里成道又如灵云为个娘生鼻孔时节未至三十年来东求西乞了无下手空费草鞋一朝时至向桃华枝上识得根原更不别疑然则从上大圣大贤之人欲作世出世间之事靡不遇因缘时节而成即如山僧为个千佛大阁时节未至十二年中耿耿于怀心心无间致使入楚来吴风波江上不辞三千里行路难之往返兹者一旦成就如释重担如病得汗通身轻安不胜爽快此时山僧欢喜主山神亦欢喜诸人亦欢喜又岂非因缘时节一遇而然哉然则不独一阁成就即大雄殿地藏殿一时告竣灿然霞映正是一句中具三玄一玄门具三要有权有实有照有用诸人还识权实照用么地藏佛殿常相对楼阁门前问善财。

机缘

问如何是应时及节句师曰深苑华闲飞蛺蝶长堤柳翠啜黄鹂曰就此借路还家得么师掌曰看取路头。

问如何是宾中宾师曰竹杖芒鞋烟水杳如何是宾中主师曰到处逢人解撒沙如何是主中宾师曰为怜三岁子不惜两茎眉如何是主中主师曰横按太阿无剩法大坐当轩孰敢窥。

问如何是天王境师曰夜深静听江涛吼如何是境中人师曰日午鼾眠鸥梦清。

孟太守问人人俱有佛性因甚不见师拈起龙眼曰要见便见守曰者是平常日用的叶司李在傍曰且喜堂翁今日瞥地师曰贫道却被二位看破。

三月三垂问山僧昨夜得一梦梦见灵官与真武庆生官以两手捧一盘而头俯伏于地曰世间所有者小卒不敢献上顷获一宝且不论其价尚人所不识颺申鄙悃敢祝

千秋声未尽忽被迅雷惊醒试问灵官所献是甚么宝世间无有人所不识自代曰春风迎竹户夜雨滴华心。

问要紧处乞师一言师曰穿衣吃饭屙屎放尿。

问僧汝试放个光看僧打一圆相师曰漆桶上又加了一道箍僧无语师呵呵大笑。

问眼光落地时向甚么处去师击露柱曰向此去。

问风吹柳絮毛毳走雨打梨花蝶飞未审明甚么边事师曰换却汝眼睛穿却汝鼻孔曰不会师曰漆桶不快。

问天王也恁么道龙潭也恁么道未审道个甚么师曰山色湖光开法眼鸟啼华笑见云门。

问荆州古战场何日干戈息师打一拂子曰但自歇心狂四海清如镜曰野老不知尧舜力冬冬打鼓祭江神去也师复打曰非汝境界。

问如何是地藏境师曰千竿修竹插云汉百鸟投栖自远来如何是境中人师曰灰头土面无堪用要拄人间称独尊如何是人中意师曰等闲拈出乌梅子换却诸人眼睛里睛。

问一叶落天下秋不风流处也风流时如何师曰汝作么生风流曰坐看空庭黄叶舞穿衣吃饭不知名师曰苦哉佛陀耶。

问僧现成公案道道曰雨过苍苔湿师曰引不着僧喝师曰喝不着僧又喝师曰放汝三十。

佛事

为达磨开光

梁皇殿上道不识明明一语不覆藏少室峰前分骨髓全机显露在当阳自此光明照不夜人间天上更辉煌灯灯续焰传千古赫赫流芳播万方然则既有如此莫大光明今日何须不肖远孙始可为其开光虽然要假儿孙脚下行点开灼破四天下

为沙弥剃度

贾岛昔年曾反俗汝何又要入门来尘埃断处发须断了悟凡胎即圣胎

为含石起龕

当时恁么来面目扑扑觉华开于今恁么去脚底云山俱蹋碎一朝蓦尔归家摇手正谓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而又安得言之死乎生乎且道临行又作么生常乐地中留不住轻然移步往他方

举火

炯炯光明不覆遮乾坤洞烛绝千差好着眼漫生华就中消息露些些直下与么会去石中有璧岂能含精润头头皆受用其或未然撻火炬曰一句分明亲切语殷勤付与丙丁公

师野游见白骨数具乃拾而焚之举火曰

骷髅骷髅一卧荒郊不计秋于今指汝归家路麦浪堆中翠色浮

为云石起龕兼请祭

呜呼子之为人兮朴且刚子之处世兮澹以常子之染衣兮洁而净子之断发兮志犹皇  
奈尘绪缚而无计脱今日逐奔忙其几几觉悟苍生之不远兮欲修以未遑诘料忽焉殂  
落兮令人泪出痛肠呜呼榻冷窗寒兮信吹黄梁吾今告汝真言兮确实还乡者边那边  
常光不减其赫然兮又何悲以何伤影落落声扬扬家山行到见空王拽杖引之

举火

任尔英雄与杰士到头难免换皮囊今朝劫火洞然发触着通身放宝光好计取快承当  
千古万古永莫忘

为恒作头举火

鲁班门下已经弄凿拈斧天王寺中曾来挂搭披衣昨夜笑而复舞手今朝偃而亦攒眉  
世缘既已谢宣合悟真机云冉冉草菲菲江北江南皆宝所乘时赢得莫空归(其人卒死  
)

为河南居士起棺

人人本有灵光宁容更加半点处处无穷受用何妨再进一步踢破生死关截断凡圣路  
此界他方人间天上一任横行何分僧俗若也会得棺材瞪眼原非妙信步超方须自行

举火

一生一死大须难结角罗纹火内看欲问亡灵何处去翩然端直到河南

为亡僧举火

生前多为别人忙死后枯形实可伤一副皮囊直甚物烟消火灭看郎当虽然山僧更为  
点出金刚不坏眼睛令汝照天照地掷下火炬曰一朵昙华火内香

为澄源起龕

撒手长安古路头因缘大事一时休临行句子分明荐一带青青草色浮

举火

觉海真空澄源湛寂靛面全提原无隐讳桃红陌上兮历历无生之旨柳绿溪头兮明明  
不灭之机直下豁然亲领会全身末后看光辉便烧

为余学士起棺

严风凛凛碧落辉辉大道渊源廓露全机悟之在人兮头头是路迷之滞迹兮处处无依  
茫茫执而不反兮飘飘乎何止明明兹以揭示兮没没乎无违朝闻夕死兮荣而有幸启  
手启足兮信然全归以拄杖击棺曰卧在此中原不妙密移一步看龙飞

为明觉封龕

万法本闲华鸟静唯人自闹往来忙而今收拾归家去一发一丝都掩藏

起龕

行人万里送春归一路华飞点翠衣急急向前消息好莫教迟钝上头机

举火

佛号大觉汝名明觉先觉后觉其揆一也于今指汝归何处火焰堆中是道场

为亡僧举火

北地生南方死一灵性了无依举火炬曰承此火光三昧力了然证取泼天机

为观指起龛

蕪州是汝生长处扬州是汝游行处真州是汝回首处且道那里是汝常乐处前头更有最高峰殷勤行到自怡悦

举火

为最上乘人说最上乘法观指其为最上乘者况与我仅一江之隔亦乃为乡人也安得不互相发明末后大事观指汝勤求礼拜为最上乘钦颦心持诵为最上乘钦坚守毗尼为最上乘钦乃至造象印经种种功德亦为最上乘钦若最上乘者生不知来处死不知去处实人生至大之事今既撒手宣当体悉举火炬曰观指本来面目觐体灵光我今为汝真实指点终不虚也

为了然煨骨

盘走珠兮珠走盘信手拈来颗颗圆非但汝今独解了十方诸佛体皆然体皆然体皆然火焰光中生白莲

为王吏科起棺

富贵功名当等闲难留生死片时间儿娇室内肠几折父老堂中泪欲潜四十一年真作梦百千万劫到家山而今琴剑诚无用望断秋风人不还虽然一色杏华红十里状元归去马如飞

下圻

到家田地不多争七尺深深埋白云莫谓今朝空手去文章千古一匡坟

为指印封缸

如我按指海印发光汝暂举心尘劳先起只如指禅建五台梵刹于八省通衢之地开古林戒坛于衰残落莫之秋是尘劳先起耶海印发光耶今日总归瓦棺内任从佛眼觑无门

为大智举火

般若大智如大火聚近之通身燎却岂容立地而思智禅智禅知不知昙华一朵插头时

天王水鉴海和尚五会录卷第四

嘉兴大藏经 天王水鉴海和尚五会录

天王水鉴海和尚五会录卷第五

嗣法门人原澄等编

赞

### 金陵长干舍利宝塔(有序)

舍利者何谓佛之真身也宝塔者何谓吴大帝所造函此真身也大帝初未信吾教适遇康僧会曰卿教何验会曰吾佛舍利祷之即来遂命祷之三七日中不应会曰佛以慈悲为心苟不应则使此方众生断灭佛种矣于是痛举佛号三称即听瓶中铿然有声启之舍利宛在瓶中矣大帝与群臣聚观叹曰希世之瑞也会曰舍利威神世间无能坏者大帝不信命力士击之锤砧俱碎而舍利光明自若由是虔造琉璃宝塔函之特使人天瞻礼盖佛以清静熏修百劫无异成此金刚种性坚固无以比论常住世间饶益众生况有求即应祷之来哉海获瞻此宝相宁不制以伽陀赞之赞曰。

琉璃宝塔插长干内外光明耀日寒未信大雄身不坏却从力士乱捶钻修成智种无人见炼就金刚任尔看千圣万灵同稽首赞之莫极一毫端

### 明州鄞山阿育王舍利宝塔(有序)

佛于旷大劫中修持金刚三昧至般涅槃得舍利八斛分为三分天上人间龙宫各起塔供养而人间八国分之阿闍世王得其一分有八万四千颗至阿育王能役鬼神碎七宝末起八万四千塔遍散四洲晋太康中有刘萨诃者身陷地狱将无出期乃听梵僧指求舍利遂于鄞山哀恳三日宝塔从地涌出光明腾耀色青如石高尺四寸广七寸露盘五层四角挺然中县金钟舍利缀于钟下四绕俱是诸佛菩萨金刚圣僧八部等象精巧殊特非人能造海乙巳春亲礼真身谛观舍利大如芡实其光五色荡漾不可迫视再观如珠旋转乃问从者书记何若曰黄色大如菉豆又问侍者曰绿色大如黍米又问行者曰无见曰再观曰总无见呜呼舍利一也何见有不同是知众生业力熏烝遮障轻重此一验也佛以微妙功德应现世间随机说法直指人人常光若也依稀不会岂不孤负大雄而又自昧本有哉于是稽首而说赞曰。

金仙随类放光明验尽众生业重轻世上若无佛慧照直教大地作幽冥

### 释迦佛

不出龙楼憔悴后何能遍界示金身诸魔漫自生瞋恼天上人间只一人

### 文殊

浩浩渊渊心未灰青狮骑着上高台南方佛法如何说赢得玻璃茗一杯

### 观音

补陀岩下白华香历历声闻不覆藏试问家家观自在如何又向客途忙

### 初祖

百万程途入此邦拟将大法授梁王不知反致身无著一苇萧萧又渡江咦不是熊山空脱去几乎流落在他乡

### 六祖

腰石黄梅蹋碓夫如何作得祖规模至今面目难藏掩多少人来描画图咄休画图曹溪月满一天孤



## 天王悟

马祖八十四人师为杰出归隐渚宫启大炉鞴崇信献饼乃嗣其绪遂出两宗震动天地  
有僧道原混师苗裔天下竞争徒劳心力况师道大如光如日节使抛水衣都不湿千古  
洪名钦僧史藉独师道场鞠为荆棘愧余继之乃举百废

## 临济

四大本无谁吃棒尚言拂着似蒿枝宗风从此传天下都是溥沓百世师

## 天童悟和尚

道震太白兮开天下衲僧之眼目德播金粟兮破四方君子之执着灯续龙池兮起后代  
儿孙之殃祸寂归通玄兮动远近山林之讶恶不肖于今奚所之焚香稽首空王座

## 径山容和尚

圣贤既作天秉人龙恢弘祖道力挽颓风荡混淆于法乱之秋严统尚在诛邪解于滥觞  
之际别集犹存况师之德业洪远所以是帝是王问道其子其孙末后光明兮通身舍利  
砌如鳞四山留塔兮巍巍千古镇人寰(四山黄檗福严金粟兴阳)

## 沙翁自赞(本怀上请师别号沙翁)

者富川子行年四十一无所能三坐道场说法十年往往垂钩钓金鳞而不遇处处张弓  
射圣人以难逢非饵香之不妙盖水清而无鱼于今持汝西川去达本怀时方许渠

## 又(禅人请)

谓伊有所长兮见之也只鼻直而眼横谓伊无所长兮闻者何故胆战而心惊白棒一条  
整顿临济滥觞一时之法道赤手两片中兴天王湮没千载之祖庭于今归隐无方去且  
在人间作马牛欲识劳生功业处荆州鄂州与扬州

## 又

觅之不可见猛然在目前离却意忘却言谢郎原在钓鱼船(师俗姓谢)

## 又

咄哉者汉不合时宜呵叱学者痛排邪师谓今天下所学者无乃糟魄所说者总属支离  
或人曰既今天下所学所说一皆如此而汝之道非止不师汝将恐削汝迹伐汝树且汝  
之言总是招怨惹非沙翁闻而喟然曰有是哉吾果不知时

## 又

戒乘双径法续栖贤眼空似海胆大如天热骂古佛痛打飞仙而今休也收拾炉钳浩歌  
归来兮林下短笛横吹兮水边生涯无多兮自足曲股枕头兮幽然

## 又

四大为身俱是假更来纸上托形模也须认取渠真面礼拜烧香意不孤

## 又

黄龙长老天王和尚闻名富贵见面郎当有时高谭阔论疑他是战国苏张有时信笔而  
挥猜伊是张颠素狂日午长申两脚眠夜深翦烛读骚庄虽然自在还由己争奈侍僧瞋

睡慌

又

二十剃染三十开法四坐名坊奔上走下仲宣楼上作赋赋难佳黄鹤楼中题诗无好说  
更来骑鹤去扬州腰间铜钱无一百

又

衰残发已半垂霜那用描来挂法堂看遍人间无此汉息心未得气昂昂

又

放憨放痴妆哑妆聋身披紫服手握青筇时而山上时而水中问渠何以欲钓狞龙唳夜  
静水寒鱼不食满船明月载还空

又

富川楼上思归切九顶山头望杳然几度携囊还挈杖业缘羁绊不能旋于今衰朽胫无  
力难得波波光祖筵放我故园松菊下敲风打雨乐余年

又

肝肠一副曾无遮盖每与学者曰而汝参禅须是涅槃堂里用得不可图他舌便口滑知  
解文章妄拟玄旨而今非汝为然即乃匡徒领众者要求亲识鼻孔洞达宗乘不可多得  
苟住一刹机巧多般以支口体故沙翁年来无意于斯独将白眼看人忙岂谓无法与人  
增吾为罪人哉更复组之绘之为轨为则而汝焚香稽首而我宁无愧于中乎

又

村僧村僧问伊何能业如山重福似羽轻不知律仪懒打葛藤开口见胆楂滓不存村僧  
村僧者样行状那好载上传灯

又

自从饭后通消息处处逢渠无暂时双径报恩住不歇更来持钵入龙池道峰金粟曾留  
榻末后灵山也太痴有便宜没便宜观他天上月轮孤失却手中桡一枝

骑牛老君

老聃道不行骑牛入函谷苟非遇关尹道德何所属虽死在方外未免秦失哭咄犹龙一  
语声难卒

钟馗进士

明皇昼梦尔为鬼蓝袍着身剑手举欲除天下虚耗孽致使人人无恙苦为鬼尚然有此  
心为士如何反害人

天真秀才

凡人立于天下者形也形之能举动者真也真兮真兮其谁与并兮万物坏兮渠不朽兮  
东坡居士

山色溪声苏子之面目常在玉带镇金山坡老之法施犹存若黄州惠州琼州乃其尘垢  
不足为道况其行为天下法言为百世师苟非祖位重来开觉生民者安得有斯人为一

遇哉(坡为五祖戒禅师后身)

庄子

谓汝以有心兮既见诏而何不游梁谓汝以无心兮何噤噤然著书以诋侮贤良岂物之不齐而有言兮以斯道谕一马而全彰莫庖之技进而无全牛兮乃心浩浩而口洋洋即子之言以为赞兮大觉庄周万世一遇其犹旦暮者也

诗偈

登大别山

汉阳树色为谁栽春雨春风一杖开烟火万家忙不彻几人撒手问心来

登汉阴山

曾闻抱瓮息机心耻辱大贤赐也深芳草落华春再至行人举眼漫沉吟

登晴川楼

西望潇湘意未休乾坤万里一登楼襄王云梦清思断神女于今待孰游

登黄鹤楼

重构危楼接太清等闲登眺小天人只知身在白云上不识世间有垢尘

游玉泉寺

十载相思梦亦牵偷闲驱马到萧然陵空铁塔青天破沁谷玉泉白石穿桥断云边忘古迹碑残草里忆先年皓公诸祖今何在拥目堆蓝起暮烟

鬼谷洞

天然一种难描貌想是洪蒙先有渠喜尔真人居甚乐名高何必带金鱼

青溪

张仪苏秦曾问道因他鬼谷悟真人至今溪水流无异不见仙翁寂莫身

登仲宣楼

何事忧心不放开登楼作赋亦悲哀才高争若眼空者一望章华成劫灰

登沙市宝塔

览胜闲登塔户开楚天寥阔独徘徊风烟万顷含孤照无限游人空手回

初至荆游天王寺遗址(有钟被火化为块铁人屡窃卒雷雨惊退)

劫火焚时钟独鸣私心敢用自雷惊江干常对清波涌殿阁空余春草生千古渊源分两脉一朝胜事付全倾萧萧转盼荒烟晚诸子扶归竹杖轻

梅华十咏(次古韵古题)

寻梅

为忆南枝畅玉神拈衣带雾梦魂真行吟信步白云里怅望平欺红粉人冻蕊飘香依壑树疏林凝碧隔风尘感思卧雪殷勤者令我空山惜远春

腊梅

占断群芳最有神一回霜傲一回真半窗疏影黄昏月满树轻妆金裘人孰共寒姿情澹

澹孤陈瘦骨绝尘尘清香几度随风去赢得西湖两岸春

早梅

严风几历转精神刚得阳和态自真雪色欲迷寻艳鹤暗香多醉玩华人罗浮梦破山山月姑射烟含树树尘堪惜当年何逊子肯将情恋广陵春

全放梅

傲骨藏声似有神被霜带月自幽真不群卉栖凡鸟全放琼华醒梦人老干参差苍翠迥玉条长短岂侵尘沉吟难尽其中意聊泄枝头一点春

茅舍梅

寂寥茅舍冷精神幸有冰华可慰真香动石边浮细草影流溪畔逐渔人岁寒岂畏三更月枯淡难生世外尘独恨翠禽偷瓣去五湖尽作碧壶春

庭梅

不栖岩壑隐芳神唯占丹庭树树真入枕香魂惊化蝶隔帘明月动愁人瑶琴白昼多幽兴玉磬清宵彻远尘只为凭阑惜雅态青衫染得十分春

西湖梅

高楼独上望华神两岸寒芳碧水真雪散浑忘三竺寺风生愁杀六桥人戍歌处处关山月细雨霏霏洒玉尘漫谓江南消息杳苏堤香冷几回春

山中梅

冰肌袅袅太多神不待轻妆趣自真冉冉光迷南岭客沉沉香拂北窗人唯堪幽谷生平老岂染云间半点尘分付狂蜂与蛱蝶漫来枝上弄仙春

玉笛梅

笛声何处却多神飘递江南韵自真几点疏华云外鹭一腔烟粉镜中人玉楼梦断关山远竹榻魂飞散入尘莫是武昌三弄者萧然五月落寒春

观梅

孤标独占百华神几度观来几度真片片白云清梦眼层层翠浪动诗人胸中浩荡吐新句笔下风流破玉尘不是铁心寒彻底争知别有一般春

天王偶成

画栋铺云晓色新华堂带雨翠粼粼青松绿竹闲栽遍凤舞龙翔胜旧春

挂笠吟(有序)

余挂笠荆南十又一年所觅天王遗址一朝从草莱中而得驱狼逐豹庀木兴工殿阁廊庑粗以构就碑版铭记与夫所宣之物亦乃备焉原以先天童先径山未了之案余乃继之其带晓披星悍劳忍苦虽是为人所当为实乃为报二先人之大慈恩也信庵禅人领造洪钟五火方就心亦良苦特成五诗以发绪言盖见挂笠之事如此。

钳锤几历出头来赢得清音遍九垓通报五湖学道者闻时须觉眼双开  
风流彻体显圆音一点无尘表素心天上人间谁个似清机拨着动沉吟

拖泥带水出胞胎势压诸方吼法雷继起五宗两祖脉儿孙常忆信公来  
祖席重光振楚荆五湖唯有一清闻径山严统炳然着南岳青原廓尔分  
十载殷勤绝晓昏祖庭恢复报师恩而今功业稍稍备护惜全然赖后昆  
挂钟

不受红炉几锻炼何能全体有光辉于今要作出头汉再上一重发大机  
天童埽悟和尚塔

拨开云路上玲珑涧水溪华触祖翁掀起当年河北令千枝万派出天童  
壬寅秋归鄂州富川祭埽先茔有感

当年何事出乡关今日思惟实汗颜杯茗不堪为大供簪纓换得衲衣还  
归富川寓兴旷寺因人事繁作

野外人归兴旷寺憧憧夹道往来忙诸贤要见沙翁面还是从前谢十郎  
归山吟(有序)

余住维扬地藏之四年岁维乙巳天王禅人以余年值不惑敦迎还荆明年春王二月谋之巨石于寺西天王山前树立塔幢藏余朽骨方形七级高一十二尺广七尺四角金刚前列狮像左右雕以羽族华芳之属又造胁山殿覆之余念德凉难以克当诸禅人乃进曰天王道场倾废千年而师一旦重新又荆自宋元明以来久不知禅今乃有归亦师开辟其地其人实师为中兴之祖兹奉以寿藏师何让焉余曰臭皮囊终不免归山仅借此作归山计漫吟十首识者无谓焉。

把钓江湖意已休归来高卧此山头皮囊漫谓无交涉付与宰波正首丘  
大事关头无壮时舟藏于壑力能移从教造物随分化运去运来听所之  
知见纷纷莫妄求死生须是见根由个中通畅原无我梦里那容蝶化周  
南阳塔样问耽源潭北湘南起话端争似天王亲指出高标丈二任人看  
劈破洪蒙布赤金一龕风雨莫能侵绕檐星月难描貌夜静轩前寒影深  
死后何须择地安乾坤总是一邛山镜华水月身如幻累尔殷勤作此关  
一二三文道路深疏山舌底费沉吟天王此日曾无隐匠作依工百二金  
丈夫气宇盖乾坤古也今兮总一门可问于今谁是主不须死后大招魂  
收拾傀儡归去来莫教催迫始心回秦山晋岭垂千古帝主王侯安在哉  
八角磨盘四面通皇皇如此立吾宗等闲识取归山去华落华开乐未穷  
复兰斋次韵

春斋落落拟仙官一枕皇风独自安对月无心翻贝叶看华有意种幽兰  
兴亡试问谁相委荣辱何妨尔挂冠芳草空庭垂旧绿清香衣染十分欢

同蔚然游紫云台次韵

紫云飞尽草披离恍惚窅冥谁是师白骨横眠生短叹残碑斜倚发长悲  
风尘历历磨千古江海萧萧镇一时忆我登临双目冷幸同朱履蹋华枝

送晦山禅师住灵隐寺

欧峰破额住持久今又幡然入冷泉祖父田园既绍得且栽松竹引风烟  
寄宋容庵太史

杨林渡口老禅翁八载如何信不通想是于今手脚利高提祖印起宗风  
岁暮寄孙孝穆

腊梅西舍放幽香折得一枝无隐藏寄与白沙孙学士嗅来滋味岂情常  
次韵答圣铎禅师(圣自蜀还南有纂续古尊宿志)

同气连枝共一声玲珑流出派原清心通先哲谁能似道振时贤孰可争掩土为亲离越  
国还乡再过蜀王城他年纂就禅宗史四海骏骏有令名

寄武昌黄明震

鄂城原是楚王宫深隐还如在万峰树色鸟声清耳目廓然何事不从容  
寄解元王报庵兼严方山小庄修郡乘

尼父春秋如日烈马迁史记若霜寒即今荆国人文物尽在三公泼墨观  
次韵答德山枕石禅师

何堪指我应前身深愧当年崔氏人翻忆武陵春色好望来犹觉倍精神(天王悟俗姓崔)

寄明克学使

名遂功成身退易超生脱死实为难君今若肯言前荐十月霜风扑面寒  
为汝开丧子

子夏哭儿失所目乐天丧子割其肠只知恩爱情难遣不识人生梦一场  
黄龙兴复次定生上人韵

祖席飘零剩古台诛茅斩草赚吾来因怜楚国宗风暮翻念黄龙法道灰有水有山堪卓  
锡无声无望好徘徊于今衲被蒙头坐日对长江卷雪堆

黄龙落成为逸老之意次福昌禅师韵

辟开三要及三玄宇内闻声别有天已构一椽念祖德未施大手话难圆荆湖春雨青林  
茂鄂渚秋风黄菊鲜法道滥觞无此日谁能相共整危颠

黄龙彻源泉

万波浩渺岭南出一派流长济北来大彻源头浑不竭运回浊世洗尘埃  
为黄明震(有序)

子瞻为五祖戒后身其天慧颖脱爽然见于文字兹明震黄公自梦端和尚后身余  
以其及门问道十有二年往往发言大有由来再来之人迥然不同尘俗特与是句印其  
自觉而觉于民也。

大觉方知先世因身前后一天真临机廓彻当轩句好去指归岐路人  
本怀上书记回蜀作此勉之

向上无一事永字有八法如此着手书不计年与月忽然笔生华字字皆龙蛇黄龙与妙喜丛林两作家处处居记室头头撒土沙三关及竹篋如此作生涯伤风犯手者抱首叫阿爷道流须志强一回便承当昔依我晴川今从我天王形影十二年也受其风霜羽毛虽未展爪牙聊已彰云云西蜀去我未许束装记得昔人曾有语马祖还乡道不香

寄度门寺法澜澄首座十首

命尔扬州住地藏如何不肯便承当腰包顶笠度门去火种刀耕草木香  
南能北秀出东山道大名传天地间今日宗风真一变闲神野鬼闹禅关  
两京法主三帝师肩舆上殿圣迎时跏趺坐见君王重也看于今克盛儿(神秀禅师住度门为两京法主三帝国师跏趺坐觐君肩舆上殿)

大通谥号大通人明镜台县绝点尘宇宙至今空浩浩度门唯有一枝春  
楞伽孤峻峰犹在万古法场不易磨张说手书碑自见论师窃比大山河  
依法住持不寂莫首山风穴亦单丁正宗家计浑然别一任庭前草色青  
少林壁坐九青黄接得神光一个郎恩大已酬归故国至今双桂泼秋香  
涧水山华活祖意岭松岩柏实伽陀分明指点无人会又引闍黎费力多  
道流住得最高峰俯仰群山眼界空正令提持施棒喝克吾宗者岂无从  
十载投身炉鞴中锻成一物号灵锋人来欲问眉间事血溅梵天滴滴红

天王法派

慧海原清净临波鉴宛然一灯继古道祖脉自绵延

寄怀金龙寺楚庵璨

黄叶飘飘落满阶驰怀未已思悠哉不知近日成何事唯见松梢片月来  
为中旭通

宗亦通兮说亦通大千收在一尘中有时展出人天看旭日高悬宇宙红  
送刘振公

声名振起传灯录公道谁家无此心自古圣贤树妙用直将大地作黄金  
为岳侍者

漫言学富可当事须信多闻亦枉然尽日眼开无别物布毛吹起笑从前  
为庆侍者

莫谓春秋方二十虎生三日气吞牛大鹏九万扶摇上岂是抢榆小鸞鸪  
天王水鉴海和尚五会录卷第五

嘉兴大藏经 天王水鉴海和尚五会录

天王水鉴海和尚五会录卷第六

嗣法门人原澄等编

尺牘

复雪岷方司李(讳象璜)

别来未几青黄两度俯仰光仪心焉如捣唯台台洒洒襟怀荡荡施設治政之间有若庖丁解牛公堂说法无待清猷闻雷苟非睿明洞开曷能臻此超遥容与哉李君学士好道之人承指乃参贫道贫道不引枝蔓唯以本分提持且未见其虚往实归临别泫然盖道情非世情也兹读手翰台台何溢美夸许之若是耶日者又蒙赐以慧日慈云之扁兼率耿太守赠以荆南祖庭之额久废天王兹者兴复实借光多矣况未寸函申谢何以辱教殷殷更欲阐明斯道惠及来学第凉德不慧之山僧无能副台台之盛念矣然道有时而弘唱逾高和逾胜兹时贫道何能使道而弘哉临书引领统惟垂谅。

#### 与黄檗和尚

太白一灯光明天下分辉续焰彻古通今内圣外王咸为隆重其最著者唯吾径山容老人也老人目击时衰世变法门混淆日久邪宗僭窃之辈犹此而兴遂尔别集述而严统作盖为见诸行事深切着明非谓空文而载虽人以此罪老人然人亦以此知老人也老人化去未经十祀座下法门豪杰如金粟元东明鉴资福广龙华宗相续而往某以老人灵塔犹恐未安窃常疑之不然天夺何致此耶唯吾黄檗和尚道振七闽风闻楚越克绍祖山特非偶尔幸加留意老人灵塔或龙虎沙水之不吉或入塔安位之期未良协同堪舆细而察之傥得老人寂光神安荫覆吾昆则法门大幸事也某顷来晴川得值鳞便肃此荒函达于左右伏冀鉴我微忱则先老人光明广大千秋烜赫亦相传而无尽也天王中兴碑记传以教览临楮依依曷胜神来。

#### 与容庵宋吏部(讳学洙)

渚宫一别迄今八载不唯光仪间阔亦且雁断衡阳咫尺之间竟同河汉岂倡和因缘法门机会而有时节乎门下来眼空无物唯道是持佛祖公案窃闻有会出言往往惊人视听然欲与从上宰官居士受法有师名留灯录榜样后来道垂千古须是一真不立万法圆融方与古人把臂共行且今法道滥觞乱统满地唯门下高明故兴言及此知不我诞法门幸甚吾宗幸甚。

#### 复掌山郑内翰

酷暑炎烝人人势畏千竿竹十亩莲何能得也然且伐木鸟鸣之时未尝不怀掌山之美人咫尺天各一方无能聚晤况其欲发归舸远去两浙七闽之间又当何如也天下无变迁者道而已矣天下无间然者道而已矣然道既无变迁亦无间然予与掌山之交乌有变迁间然哉盖予与掌山之交者道而已矣苟不以道为交世之态人之情得不变迁间然乎是以肝胆楚越矣况掌山胸藏武库足满天下老衲名人靡不从游而称当世大儒者乎窃闻仁者赠人以言兹掌山远还特以言赠苟如此鉴诸则交之深矣而予亦有荣望焉。

#### 与檗庵徐司李(讳行)

壬寅秋桌过蕲春闻大令名迄今六载不能忘于心也所谓不能忘者以门下眼内空天下腹中小乾坤而于吾道大有得手佛祖机缘亦尝会悟物格格物一贯径山木樨



无隐廓然匡阜子韶山谷岂让昔贤杀也活也自由手脚佛也祖也当头按过果如是乎吾当贺之鹿野观察昨至天王言及门下侨寓渚宫是勒荒函先以通候傥不我弃驱马来山再有长论。

又

昨承惠顾兼以垂问十年已前此地荒烟蔓草十年已后此地峻宇长廊不知天王眼目在荒烟蔓草中在峻宇长廊中贫道就而答之蔓草一堆柴长廊几担土窃恐门下不能直下释然领略今再申之然天王眼目不在荒烟蔓草峻宇长廊中若在峻宇长廊中眼目即同土木若在荒烟蔓草中眼目则是无情既不在此二处便请下一转语若点得出赠以一条撑天柱地拄杖子。

复允庵吴别驾(讳斌来书请详悉天王之讹)

手翰所云应酬之外默坐公堂恍惚之中觉有物焉独恨尘劳关锁不能猛然解脱左右既知恍惚之中有物而存试看应机酬酢之时是此物欤喜怒哀乐之时是此物欤折旋俯仰之时是此物欤若以总是此物更欲离关锁求解脱得无重增其虑乎况以应对究心之外欲明天王混淆之由请详直书苟非灵山委托有愿而来何能致此思惟哉天王道悟法嗣马祖所出龙潭崇信信出德山宣鉴鉴出雪峰义存岩头全岁其云门法眼两宗实乃天王之系也有宋景德年间吴僧道原修集传灯未识从上碑版谬收龙潭系于天皇之下云门法眼相随而去是故混淆之由始于道原也百世之下竞起而争亦始于传灯也张无尽公窃常疑之雪峰迅捷当出马祖后得达观颖公所获节使丘玄素所撰天王塔铭始知雪峰为马祖五世孙无尽眼目择法验人果不误矣诸家辩论代有其人奈何久假一期难归吾天童悟和尚思作一书正其讹谬多因修葺以寝厥心吾径山容和尚善继善述遂着五灯严统删去妄窃以定正宗话行海外案垂千古吾常谓人解曰其所辩而争者宗派也云门法眼久无人矣伊何固执焉然辩而不能清者已有景德传灯一讹书矣其不辩而自清者已有唐之侍郎归登所制南岳让碑列法孙天王道悟圭峰答相国裴公宗趣状马祖之嗣首曰江陵道悟权德舆氏所撰马祖塔铭弟子十一人道悟在焉历代帝王稽古略引载天王之事详而且明宋有佛国续灯叙明雪窦重显为马祖九世孙吕夏卿铭雪窦显公之塔亦系马祖九世孙觉范林间录辩明天王拱辰祖源通要乃载天王于马祖之下大川五灯会元辩清天王晦岩人天眼目五家宗派序亦博论天王云壑心灯并续天王元有念常佛祖通载纪入天王碑铭明有少林联芳碑记原载天王于马祖之派汝稷指月录分清天王黎眉教外别传天王系于马祖之统天童直说明析天王虎岩禅灯世谱编证天王吴侗氏之定祖图亦收天王归于马祖之谱大兴善寺一华五叶之图云门法眼祥发于天王王谷正名之录备悉天王之由且二十种书朝历五代各各清正已为定典有入龙藏有行山野况复清有严统炳如日星天王新树丰碑高一十五尺一为工部郑公之记一为云居显公之文纪载其事俱为不磨所以不辩而自清也法门明眼得一展笔岂肯模糊放过况于左右王事鞅掌间一询及

无尽夏卿之身再现所谓有愿而来委托其事者也或谓传史无玄素之名殊不知宋儒避国讳改为元素欧阳修贬夷陵令尝集神女庙诗李吉甫一首丘元素一首贞元十四年石刻黄牛峡下夔州巫山界石刻亦然遂谓无此人何读书之不多而博究之未通也兹因来索潦草布复临书怀想不胜依依。

### 与友人恒和大师

不奉教言忽忽春光十七度每怀道范行行明月上三更是以南北殊途鸿音杳绝想颠毛各已霜曰形影俱非昔时呜呼感念之私宁无集于中乎几欲追随杖履奈何业系天王屡从云水觅师行止竟无准音前往维扬得聆卓锡商城又在江陵传闻杯渡樊口昨来汉上始知新创鹿野苑与诸子吟风啸月高枕羲皇之上为之平生兴况独不慧劳劳岁月上而荆下而扬作马为牛且无宁晷兹欲构一退居或吴或楚落成之日奉迎象驾共延天年亦得把臂快谈长林丰草之下为吾生乐事更何为哉裁此奉达统惟察之万水千山唯神来耳。

### 复明震黄居士

两接手教知居士遁迹鄂渚道履清嘉为喜为慰但其中囊囊萧然切勿以此为虑耳财者世间之害也多少英雄向此中埋却所以庞公尽沉湘江以快其身此时居士非人所使其贫盖天所助其道矣昔者所送一偈弗可以此作付法会弗可以此作开示会于其中间弗可以此甚无谓也弗可以此孤负山僧也是以草率数行少申奉复兹时山僧沉痾一枕诸缘屏谢并以附闻余不多及。

### 复荆州诸护法宰官

时接云翰读之反复深知公等唯以天王法席不可虚荆南化道不可无人勤勤恳恳为怀为念是以尊法重人千里远招此非昔时记莛之深而安能有如是哉山僧已拟今春买桌朝暮还荆不意地藏重建殿阁堂寮相继维新虽巨商自为担荷独功浩一时难竣此际不无之踌躇遂有方于台命也至若天王祖席谅以垂护如初又不在山僧之喋喋矣临书依依不尽所怀。

### 复松涛徐侍御(讳养心)

韩退之之排佛一时妄耳后归心吾门实乃悔过其愆矣往往后学窃比排佛之说毁吾圣人之教正如吹光割水何伤吾道大儒明察小儒轻率左右谅之。

### 题跋

### 题玄宰董宗伯所书金刚经

士大夫崇信吾教委身虚怀问道归心如裴休相国之于黄檗白居易侍郎之于佛光陆亘大夫之于南泉陈操尚书之于睦州黄庭坚太史之于黄龙张九成侍郎之于径山往往皆博达伟人一时浩归吾教所谓儒门澹薄收拾不住也至明毅庙时崇信之心犹然未衰宗伯书经所由来也宗伯书经多种此经系是江陵吴弘功宰江都时所赠可见吴公亦是好道士大夫也是故宗伯书经以赠而吴公携归又摹石于沙市观音寺闾

贼陷荆一埽劫灰无可留者而此经独存可谓金刚不坏矣然则此乃宗伯之金刚若是如来亲谈之金刚岂止经此一劫而已哉。

### 题天童悟和尚登金山诗

临济之道盛而复衰兴而复废其在明季如一缕之系鼎九卯之累棋危之甚矣其持危挽废后五百世起而振者则吾天童和尚也夫圣人降世为拯沉沦虽起寒微颖脱非凡不事翰墨而动笔皆是草圣不精诗书而开口便成章法和尚万历丁未春自燕还南是时尚未受囑气宇已自不群偶登金山辄成是句不独自出手眼犹且玉韵惊人其绘文琢句者曷能有此哉吴人勒石已供游客后孤云鉴禅师重树丰碑并自手书垂镇金山又以骚人采入诗林合成风雅然则读之者幸毋作文字诗句观当眼豁心开可也。

### 跋夔州郡守梦得破山明和尚偈

丙午春夔州郡守梦破山和尚与一扇展读其偈曰屣声滑滑向苍苔老去寻山亦快哉回首五云堪一笑澹然潇洒出尘埃觉即遣候和尚已化去矣郡守以此为辞世之偈乃梓而遍示之且和尚自出天童之门声名洋溢乎东南逮归蚕丛道价益盛然其笔其舌妙有入神鲜有不发扬其道者即发扬之处不带濂涎逆行顺行自由自在实乃大乘菩萨游戏国土开觉众生者也今视此回首五云堪一笑澹然潇洒出尘埃之句似有羈絆脱去觉非菩萨涉世无碍虽则梦幻之语窃恐传夫后世以郡守之妄诬和尚为二乘之人也况辞世之偈关乎人天眼目由是不慧振笔跋之。

### 题妙明子折疑论

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两心既无二道两心则何分华夷三教譬夫人之一身有肝胆焉有肠肺焉名虽有异实共一命也儒者显者也释者隐者也显以治国隐以学道有其道矣君王不得为臣诸侯不得为友非有慢也无苟荣也遂尔高风独立或为人天师表或作鬼神恃怙则巍焕无为道在无所不在俗夫不知以己之学方人之见谓曰铁砚磨穿故纸钻破尚不能通心达理彼殊方异教广大深远望重若是猛有疑焉妙明子学佛之徒也终不以己之道博论雄谈唯其疑之所请明而折之宛若庖丁解牛恢恢乎游刃其有余地俗夫曲辩不得亦醒久坐瓮中不知乾坤许大且赧然愧畏矣然斯论也折其疑已予则不然请其更疑大疑所谓大疑必有大悟大悟必有大明大明方识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两心更不疑吾圣人之道有异也。

### 题孔子世谱

庄生讥孔子行仁义道德犹如骈拇枝指附赘县疣亦若行舟于陆推车于水又曰先王仁义道德正如刍狗陈而无用悲夫蒙庄可谓夏虫不知春秋者也夫春秋之世周室微而道德废仁义亡而霸业兴乱臣贼子出焉宣尼蒿目而忧怵然而起周流列国辙环天下约人以礼乐晓人以信忠识之以义趋规之以仁行作春秋修周易名分无紊道德有隆孰谓骈拇乎孰谓枝指乎所以天不生孔子万古如长夜又岂与蒙庄独善其身

同日而语哉今宣尼之裔枝叶繁茂门户赫然亦皆宣尼之德泽乃继微子之宗系与世岂不煌哉兹因征及辄以荒言敬书其谱后识者勿以余为多辩焉。

### 题列仙传

天下论仙者首以老耳次即庄周其后失其真矣何则往往以身为不老修之延年翀举升天亦为妙术殊不知饶经八万劫终是落空亡又不知吾有大患为其有身是故修者不识其本致使门庭至今落莫。

### 题天王寺古铁(传为佛躯所化或钟所镕约四五千斤)

物有所待理有时而彰其天王寺古铁乎寺创于唐道悟禅师所辟荆南节度使亲临访道见路隘车马节使发怒因感空中有声曰我是天王神节使设拜忏悔遂建寺号曰天王悟元和戊戌夏示寂节使为撰塔铭当是时道场必乃雄杰至宋以祝融废尽瓦砾无存独一巨铁暴露坡下是铁也远不具论即明时居民有近傍抚摩者旋即头疼恼热焚香祷之即愈又有冶人窃为所胥将掘之时天际巨雷哼哼更复电光闪闪冶人由此惊退荆总戎郑公欲取铸西瓜之炮发卒五十将举之时仍晦冥忽作风沙陡起卒乃惊退然则世间有用之物防守不坚人且贼之况数百年无主之铁有用之物几不被人窃去尚乃存之其天王神护欤古铁自护欤不然未有不废倾者也顺治戊戌夏予始至荆开法铁佛己亥上元解制携职事十余辈亲访其处拨草视铁其蹴蹴然似有愁戚之态予乃喟然曰吾亦有愿而来卿有灵能助我乎至辛丑五月方于此诛茅除日薄暮鸣鼓三击予领众至其处众拒曰不可轻动恐致祸予叱曰物见主眼卓竖何祸哉遂拽起上坡距三门不远予拙笔书一额曰天王古迹更书一佛字于上命匠以金刚钻镌之往来观览者如市其精精然觉有喜容是时道场已建一阁一殿矣呜呼宁非物有所待理有时而彰也哉是以书之告夫来者。

### 题黄龙寺石龙

曩阅楚会棹机载灵山寺右有石龙鳞甲飞动乘虚欲来予初未信至戊申夏重辟黄龙寺都人谓予言曰此后山有石龙焉领予亲视予曰此好事者所雕琢耳后因掘土数尺仍复获之鳞甲完美精润有色击之铿然有声始信好事者不能如此为之乃山之灵也造物之灵也夫造物之工能使物之为青为黄为赤为白或使升降飞腾或使兴云布雨搅天池涌地阙倾山覆海变变化化无有穷尽况复能使顽石为乎人在尘埃之中汨汨芒芒竟不知万物之所以自心之变动且亦曷能号称万物之灵哉悲夫黄龙与灵山相去仅一牛吼地而有石龙即此龙矣龙左有石壁正当所建法堂之后予命门人明震擘窠书黄龙道场四大字镌之更勒黄龙寺始末与石龙并称胜概所谓德不孤必有邻也。

### 序

### 慈报录序

传曰武王周公其达孝矣乎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且武王克商光

有天下身服显名丕振先德周公辅相三王纘成大业其事君事亲之孝百王千圣莫之与京尚未揄扬举及独乃暴出继志述事一语可见世间支延道德端在继往开来使前人有志有事俱不泯灭仲尼之言不亦深长之思哉予生颡愚又复固陋父母劬劳师长雨露欲一展报愧未能也然先人有志不逮之事则未尝泯灭于怀由是戊戌挂笠荆南之铁佛穷搜天王之旧址披茸驱虎兴复区宇象设尊严碑版树立戊申鄂渚复获黄龙道场翦除宿莽创还旧业其搢然以竭力乃聊报先人之宿志兼以五坐名坊殷勤行道一十五年以资吾亲盖是不忘所自奚敢称曰善继善述之人因之剗残槁遂命名曰慈报呜呼慈恩浩渺乌能报哉。

碑

先父母二碑

原夫汪洋之海必有其源覆天之木岂无其根圣人降迹贤士挺生宁曰无父母而遗其本也既不遗其本必报之达之也养不足以报父母而圣人以德报之德不足以达父母而圣人以道达之道也者非世之所谓道也离情谓越死生通万化彻古今天下之至道者也德也者非世之所谓德也广万善含仁心导品物出沉沦天下之至德者也某材愧散木吾父母难为报也所以壬寅秋仲命驾江陵拜祭斯山今复重来勒此二石一奉吾父于月坟之右一奉吾母于黄陆公山之前吾父名应台故于崇祯甲戌九月逮某壬辰自天中旋归礼葬吾母张氏故于甲申九月即某彼时就葬吾父母所生七女三子长子夭亡次子亦亡某其第十子也念双亲既丧兼世又迁功名尘垢何能羁我遂拜辞家庙祝发披缁走求圣人之道于四方百种磨砢而契证故不敢遗其本往来江汉以斯至道达于吾父母也或曰父母遗体发肤不敢毁伤师虽明道发肤已毁呜呼斯人见其迹未见其理也迹也者末也理也者本也吾将以本达吾父母可谓至也况太伯断发文身千古称曰至德矣乎。

又

生事死葬祭之之礼乃人子之首行亦天下之孝本也或曰此间夫间妇之行何足尽才人豪士之道也才人豪士必任一官乃效一职高车驷马光炫门庭为其孝矣或曰此形名声势之行亦何足尽圣人君子之道也圣人君子必见其道明其德或经济天下或辅相邦国尧舜禹汤周公孔子乃其人也尧舜禹汤以道治天下其亲乃不显乎周公孔子以德辅天下其亲乃不扬乎是以古今有异教道不同欲人为善之心则其一也某虽不敏教人务本趋善以报吾亲虽曰亲之不显天下孝道之理尽也吾何晦焉谨稽首拜手而为之记。

(版存嘉兴府楞严寺经坊流通

康熙十一年重阳日谨识)

天王水鉴海和尚五会录卷第六

天王和尚行录

师讳慧海字水鉴号沙翁武昌兴国谢氏子生明天启六年丙寅至清乙酉年二十不甘处家诣报恩寺祝发即北游教席庚寅以生死大事南还一日饭后看本来面目划然大悟说偈曰面目全彰不覆藏几回叉手问中堂于今见也非他见庆快平生百骨凉谒径山费隐容和尚尚曰那里来师便喝尚曰放汝三十师又喝遂起名受具复访吴兴独冠敬禅师乃印法焉顺治戊戌夏至荆开法铁佛辛丑中兴天王壬寅应维扬地藏请乙巳再住天王戊申重建鄂州黄龙庚戌赴汉阳栖贤冬仍东下重建地藏师五坐道场四处开辟其道在天下言落江湖不能尽纪谨录所行岁月勤于天王寿塔之阴庶有考云明渊书天王和尚四十大寿兼送返锡荆南序。

佛法犹日也日无地不照又犹水也水无地不流而俗眼不知指土木形骸而谓之佛是何异于凿牖见光而曰日颞在是掘地没泉而曰水颞在是岂理也哉夫佛法不生不灭不增不减不限南北不分远近是以圣圣相承灯灯相续或举毫端而建宝王刹或坐微尘而转大法轮或一拳捶碎虚空或一脚踢倒须弥中间别有神通游戏于法自在又岂有彼此去来相于其间耶天王大和尚妙龄悟道信乎不凡诸方尊宿无不称为英杰昔者开法荆南重辟天王荆人闻说法者莫不皈依兹以松石之请遂结伽于真州地藏禅寺仪人闻说法者亦莫不皈依僧夫荆也特以寺古倾颓殿阁廊庑得赖结构况寺建于唐从未一开法席而师单刀直入痛棒热喝雷惊电掣不知唤醒聋聩多少其为开宗第一又何疑焉仪人方恋慕不衰而荆人迎请复至再至三仪人曰我师也荆人曰我师也二州之人争相恋慕亦足以见师之教化所至也然而佛法犹日也犹水也日无地不照水无地不流而佛法之所通又岂限南北分远近乎哉师迫于荆人之请今将杯渡而南矣仪人留之不得而恋慕之情又无由申值师今年大寿故假尘言以祝之亦惟愿佛法无地不照无地不流而人之慕师者慎勿凿牖见光而曰日颞在是掘地没泉而曰水颞在是也则庶几矣是为序。

乙巳夏四月

赐进士第奉宪大夫 钦差河南通省管河水利兵备道提刑按察司佥事兼参议前工部都水清吏司主政提督通惠河道盛治顿首拜撰。

荆州天王禅寺中兴碑记

唐贞元元和间真僧辈出而佛理宗乘于时丕盛其在荆南则天王天皇二禅师其炳炳矣二师生同时住同地而一嗣南岳一嗣青原其功行亦正相等是则当日卓锡之场即为后世传衣之地固当亘累劫而并存然数百年来天皇犹有寺也而天王遗迹已付之断烟残照其荒落也不知几年矣夫天王道悟师本渚宫人也尝谒马祖时祖嘱曰汝若住持莫离旧处师便返荆结庐距郭不远后节度使丘玄素遂于府西创寺居之额曰天王即师他日示寂地也稽之往牒碑志犹存独寺既不可考即荆郡乘乃不多及亦为何哉盖尝考之后周时诏废浮图凡天下寺塔悉就毁灭独天皇寺以有张僧繇所绘先圣象存焉遂得独免岂天王寺之废适在是时耶独怪天王之裔数传而为云门法眼

二宗宗系号称最盛儿孙遍天下而祖父发祥之处莫有过而问者不大可悼叹乎顺治戊戌有水鉴海大禅师住锡于荆深慨夫法席之倾颓致衣珠之迷失而悲愍独切焉因为搜之得荒基一片于榛莽中尚余塔址钟铁且此地周围十里许社名天王堂是则当日天王道场端在是矣因以大愿力共此都人士经营之无何而殿阁门庑焕然大备举数百年久湮胜迹而一旦勃焉重兴非甚盛举哉越甲辰余以榘事至荆间一游览不胜赞叹寺僧明哲因以其碑记请焉余虽谫劣无文然窃幸天王有灵遗迹复炳使至止斯地者得从瞻依礼拜其下想见当日马祖所谓识取自心本来是佛之指是则天王一灯常明斯世实维鉴公大禅师斯举是赖焉遂为斯文昭以志之若曰名人之文可垂不朽欲以补郡乘所未备而远与僧繇之绘事同功则请以俟后之君子可也因为之记。

赐进士出身文林郎奉

敕提督湖广荆州等处地方抽分兼管河道工部屯田清吏司主事前翰林院庶吉士豫章郑日奎撰文

钦差整饰辰常靖州等处地方兵备兼管水利分巡湖北道湖广布政司参议兼按察司副使陈士本篆额

钦差抚治荆岳整饰施归等处湖广按察司分巡上荆南兵备道王辅运书丹

大清康熙三年甲辰秋委官赵庆鸿监寺明哲勒石

荆州天王禅寺中兴碑记

夫荷单传正印为佛祖后裔者其大节有二一曰烹锻人才二曰光复祖席人才不锻慧命断绝虽有名山巨刹不旋踵而丘墟矣祖席不复古迹荒湮不唯失前人基业虽有人才亦阐化无地矣二者不可偏废也然欲恢张祖席又当■其所系之大小而缓急兴废唯所设施所系者小则可兴可废可缓可急赘疣视之亦得也若其刹为佛祖所必赖法道之所必争宗派源流所必待剖判者而荒烟宿莽任其芜没不一为大呼攘臂奋身恢复曷以号克家儿孙也哉则今荆天王禅寺是矣夫中兴天王禅寺者沙翁海禅师也今且言其开山之祖名道悟渚宫人谒马祖洞明大法住荆州天王寺法嗣一人即龙潭信也厥初道场必尔完整岁久浸废鞠为茂草独寺门一巨铁为天王旧物神鬼护拥有窃掘者辄雷电晦冥屹不可动距寺三里许为铁佛寺即天王退居也会沙翁挂锡晴川荆南道俗走币牒以铁佛请沙翁念祖迹陵夷慨然荷笠而往开法四载大启禅风为建禅堂方丈及各寮二十余楹辛丑夏复访天王古址重辟道场第寺基久为民业特捐衣盂充价购赎遂不辞荼苦鸠工度材建拈华殿奉天人师殿后竖梵天危阁前则建四王宝殿左右为廊庑三十余楹用栖僧众而祖席规模则巍然杰出非沙翁以英妙之年具开辟之力孰能一刹两刹咄嗟指顾陡见兴复也哉然此尤未足为沙翁奇也所奇者径山费隐容老人为五灯列祖慧命防闲僭乱编辑严统以定宗支所首辩者则天王天皇两派之淆讹也使无人焉亲履其地穷其源则揣盘模象斗争繁兴曷有底止今沙翁为老人的骨之孙而所兴者适江陵之祖窟灼然见天王之嗣马祖龙潭之嗣天王与天

皇之嗣石头幽闲等之嗣天皇天然证据斩尽狐疑老人心血洞达于千万世矣而所争者欲以道原一人之讹书谓龙潭信出自天皇易丘玄素符载二碑及张无尽吕夏卿洪觉范等数十家之定典虽董狐再起孰得而颠倒哉夫兴一丛林复一祖刹亦等闲事耳独此天王者佛祖法道于此攸关宗派源流于此剖判又径山老人袞钺心事于此待明而沙翁以一手擎出厥功顾不伟欤余言及此者特以天王之中兴顿释法门之疑案千百载下庶以沙翁为中兴之祖云。

康熙元年仲夏前往云居现住四祖晦山戒显撰